

新 文 化 叢 書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新 文 化 叢 書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周 佛 海 譯

社會問題概觀

目錄

第一章	人類解放運動的法國革命	
第一節	序說	一一三
第二節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三一九
第三節	英國革命	九一〇
第四節	英國經驗派的哲學和法國的革新文學	一〇一五
第五節	盧梭的思想	一六一二三
第六節	工商階級之出現	二三一二四
第七節	法國二月革命的意義	二五一二七
第二章	產業革命與勞動階級之發生	

第一節	產業革命之歷史的考察	二九—三〇
第二節	中世紀的經濟關係——自由都市和同業組合	三〇—三五
第三節	機械的發明	三五—三七
第四節	產業上的自由主義	三八—四〇
第五節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	四〇—四四
第六節	勞動階級的發生	四四—四八
第七節	英國 Chartist 的運動	四八—五四
第八節	法國的二月革命	五四—六〇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解剖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	六一—六六
第二節	企業	六六—六七
第三節	恐慌	六八—七二

第四節	掠奪勞動	七二—七五
第五節	工錢的鐵則	七五—八〇
第六節	貧困者的增加	八〇—八三
第七節	勞動者的生活	八三—八八
第八節	現代工人的特色	八八—九五
第四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一節	社會運動的發生及成立	九七—一〇三
第二節	羅巴特奧溫	一〇三—一〇九
第三節	聖西門	一〇九—一一一
第四節	福利耶	一一一—一一四
第五節	蒲魯東	一一五—一二七
第六節	無政府主義	一二七—一九

第七節	表現於社會問題的國民性	一一九—一二三
第八節	挪撒爾	一二三—一二七
第九節	馬克斯	一二七—一三〇
第五章	馬克斯主義的概觀	
第一節	唯物史觀	一三一—一四〇
第二節	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一四一—一四八
第三節	階級鬭爭	一四八—一五〇
第四節	剩餘價值論	一五〇—一五七
第五節	資本的再生	一五七—一六一
第六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一六一—一六三
第七節	俾斯麥的社會政策	一六四—一六五
第八節	講壇社會主義	一六五—一六八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的研究

第一節 修正派社會主義……………一六九—一七六

第二節 政治的民主主義與產業的民主主義……………一七六—一八〇

第三節 德謨克拉西……………一八〇—一八五

第四節 德謨克拉西的中心思想……………一八五—一九二

第五節 德謨克拉西的組織……………一九二—一九九

第七章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及廣義派的主義

第一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二〇一—二二三

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之發生

二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

三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四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勞動組合

第二節 工團主義……………二二三—二二五

一 工團主義是甚麼

二 實行的教義

三 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

四 工團主義的特質

五 I. W. W.

第三節 廣義派的主義……………二二五—二三三

一 廣義派的主義之發生

二 勞動者執政

第八章 勞動組合與同盟罷工

第一節 勞動組合主義……………二三五—二五五

一 勞動組合的起原

二	勞動組合主義的種類	
三	職工組合是甚麼	
四	從個人的交換到集合的交換	
五	「工錢基金說」的錯誤	
六	職工組合的組織	
七	職工組合的任務	
	第二節 同盟罷工二五五—二七〇
一	同盟罷工是甚麼	
二	同盟罷工的種類——同盟怠業	
三	同盟罷工的是非	
四	總同盟罷工	
五	同盟罷工實際的觀察	

六 仲裁制度

第九章 選舉權擴張的問題

第一節 選舉權的所在……………二七一—二七九

第二節 選舉權的制限……………二七九—二八一

第三節 普通選舉制與政治道德……………二八一—二八三

第四節 論普通選舉的實施……………二八三—二八七

第十章 性的道德的革命

第一節 婦人運動的由來……………二八九—二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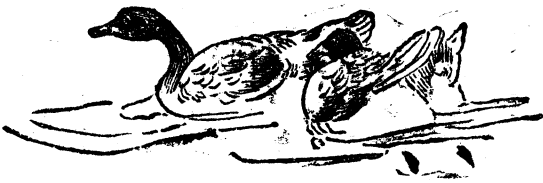
第二節 易卜生與婦人問題……………二九一—二九七

第三節 愛倫凱的「新道德」……………二九七—三〇四

第四節 自由離婚論的是非……………三〇四—三一二

第五節 蕭伯納和加本達……………三一二—三一九

第六節	伯伯爾及其他	三一九—三二二
第十一章	婦人參政權問題	
第一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與穆勒	三二三—三二七
第二節	狂暴派的運動	三二七—三三一
第三節	美國的婦人參政權問題	三三一—三三八
第四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理論的根據	三三八—三五〇
第十二章	婦人與職業問題	
第一節	婦人職業問題的由來	三五—三五五
第二節	婦人就職問題的反對論	三五六—三五九
第三節	母性保護論	三五九—三六二
第四節	歐洲大戰與婦人問題	三六二—三六九



社會問題概觀

日本

生田長江
本間久雄

共著

周佛海譯

第一章 人類解放運動的法國革命

第一節 序說

社會問題是指社會生活上所起的種種問題而言。人既生在世上，一定要集合起來而成一社會。人的問題，同時就是社會問題。人的問題若和社會問題分離，是不能存在的。社會問題，無論在甚麼時候，一定取一種形式而存在。但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顯著，這樣熱心討論的時代。這個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組織既複雜，可以成爲問題的事件，常常發生；一方面又因爲人類的意識進步，變爲社會的意識進步，把問題當做問題處置的傾向也強起來。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解放的歷史。社會問題可以看做妨害解放前進的東西，所以一切的社會問題，只可當做解放運動的前提而觀察，而討論。僅僅由解放的要

求，問題才當做問題提出。現在是人類解放的精神，和滿潮的海一樣膨漲的時候，所以種種的社會問題，取種種的形式，洶湧到我們面前，也不是無因的。

社會問題的錯雜，是和社會現象一樣的。但是可以把他大別起來，歸結到下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食的問題，一個是性的問題。換一句話來說，一個是勞動問題，一個是婦人問題。現在若說社會問題，普通的意義是屬於前者。但是僅僅勞動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若照純理論的想可以說婦人問題比勞動問題尤為根本的，尤為重要的。但是就解決的必要，和目下的急務而言，當然是勞動問題在先。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用心力於這個問題。以世界人類的大問題，橫於我們之前，急待解決的，實在是勞動問題。德國的學者宗巴特 (Sombart) 說道：『人類的歷史，是為分配世界上的食物而戰，(社會的戰爭)和為食物的地方而戰，(國民的戰爭)』勞動問題，於食物問題之中，是以前者為主，就是關於食物的分配的一點。所以只因爲他是於人類生活上最直接的問題，也是最難的問題。飢餓死活的問題，很到了危險的地方了！怎樣辦法呢？求這個解決，就是現在勞動問題的實際。

這個問題不是那一國的，實在是是世界全體，人類全體的。

本書於社會問題之中，以詳述勞動問題為主，婦人問題，只稍為說一下，但是婦人問題，並不是只當做婦人問題，就是純粹當做性的問題而孤立的。婦人既然是社會的一員，那麼，婦人問題，當然和勞動問題相關聯而來的。所謂婦人勞動問題，就是這個。並且沒有特別與婦人勞動問題不同的性質。僅在勞動問題內，也應該把婦人編入的。

本書先說近代社會問題發生的歷史的因緣，次檢閱社會問題的真相，更進而說社會運動的起原及其沿革，和社會運動的種種派別，最後對於婦人問題稍說一下。

第二節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把社會問題分做勞動問題和婦人問題來考察，較為便利。現在的勞動問題，大概都是在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而生的諸問題。所以要說明他，須先說資本家是甚麼，和勞動者是甚麼。而說明這個問題，又要先就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如何而生的，就是就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成立，和勞動階級之發生，在歷史上考察一下。

當說勞動者和資本家發生的時候，不可忽略的事，是近代的產業革命。但是要說產業革命的事實，照當然的順序，又不可不先說為產業革命的直接原因，和近代民主主義運動的爆發緣的法國革命。要說法國革命，又不可不述以前的事。照這個樣子，歷史的觀察範圍，狠擴大了。但是要照着心裏所想的，順着次序去追述往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就法國革命時候的狀態稍說一下。

人類的歷史是解放的歷史。現在盛唱的民主主義這樣東西，他的真精神，也可盡於解放這個名詞。從解放到解放，從自由到自由，向着比較解放的，比較自由的前進，就是人類的歷史。從這一點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不得想不到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最黑暗的時代。這就是人人的自由都被剝奪，緊緊束縛着，不能翻身的時代。羅馬所代表的古代的都市國家既滅，近代的國家還未生，封建制度和以羅馬法皇為中心的教會，一面輕視國王，一面虐待百姓，大逞淫威，大施壓制。封建制度的領主的專制主義，怎樣酷烈，簡直可以不必說。『封建制度的壓迫，是絕對的。宗教的專制主義，和政治的專制主義之壓制，與

他比較起來，還是狠緩和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專制主義，還拿着神的名來臨下，而封建制度的專制主義，是徹底以人制人的。這幾句話是法國的歷史家幾佐（Guizot）在他所著的歐洲文明史裏面，就當時的狀態而說的。但是教會的淫威，更出於封建制度之上。苦乃可理七世（Gregory VII.）的傲語道，『法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法皇眼裏，簡直沒有皇帝，何況人民。哲學，文學，美術，只能在教會「御用」範圍以內，才許存在。科學所證明的真實，說他是與教條相反，都被認為不正當。把舊約聖書內裏的天地創造的話，和人類墮落的話，當做絕對的真理，強勉要人信仰。若有一點疑心的人，即刻把他當做大罪人，處以死刑。像這樣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人是在極端的束縛壓制之下，一方面既不絕對承認「個人」當做「個人」存在，一方面「國家」又是有名無實。人類怎樣能久受這樣黑暗！黎明的時候，接着來了。從一〇九五年到一二七〇年，前後一百七十五年內所行的十字軍戰爭，真可以當做召來黎明的光的大事實而記憶。十字軍，是因為恢復聖地耶路撒冷，（Jerusalem）基督教的歐洲各國，對於回教國而起的戰爭。這個戰爭由種種

方面影響歐洲。第一，歐洲人由這個戰爭，和從不相識的異宗教，異種族的人民相接觸，見聞既廣，也知道世界之大了。最重要的是輸入在回教國發達的數學，天文，化學等各科學，對於打破迷信和陋習，更進了一步。又由這個戰爭，開闢交通，振興商業，其結果就是自由都市勃興。這些自由都市，遂與因多年戰爭，財政困乏，其諸侯自己戰死，而落於衰運的諸侯國相對峙，大振權力。意大利的威匿斯（Venice）舍諾亞（Genoa）米蘭（Milan）鄺薩（Pisa）福羅倫斯（Florence）等，都是這些都市中的最著名的。像德國的漢薩（Hansa）同盟就是聯絡這些自由都市而對抗諸侯的例。從來被諸侯壓迫的國王，也乘機再振權力。封建制度既漸漸衰廢，十字軍的失敗，又使法王教會的權力失墮。「國家」和「個人」要從教會和封建制度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了。

當這樣的趨勢的時候，東方土耳其帝國勃興，有君士坦丁陷落的事，而為歐洲文明史上一大事實的文藝復興運動，也從此發端。君士坦丁陷落，東羅馬帝國既亡希臘的學者，就跑到羅馬的故國意大利來，傳他們所保守來的希臘羅馬的古文藝。希臘羅馬的文明，是

人類還沒有基督教化，沒有機械化，沒有非人類化的時候的文藝。是狠活潑且有生氣的文藝。是不由外物所束縛，能自由思想，自由用心，而發揮人類性的文藝。這些文明傳來，——不如說他是逆輸入——使人趨向於要滿足人類本然的要求的人文主義運動。如彼得所說，文藝復興，不過新發見已失掉的個性，和已失掉的人類生活的運動。就是發見真正的人類那個東西的運動。若更叫現代丹麥的哲學家海夫丁（Hoffding）說，他會說道：『人文主義不單是指文學上的一傾向，及言語學上的一派，實在是一種新生活形式。就是無論當做觀察的對象，或行爲的基礎，總專置重於人類這個東西的新生活形式。』像這樣由文藝復興運動，人人都自覺「個性」了。壓迫於基督教教權之下的「個性」在這裏才醒起來。

與文藝復興共同促進「個人」覺醒之機運的，是新世界的發見。君士坦丁的陷落，既然促起文藝復興，一方面又爲海外發見之動機。土耳其繼回教國之後而起，建設一個包含歐亞二洲的大帝國，所以從來歐洲人以地中海爲航海路，與東方所經營的通商，至此遂

被遮斷。歐洲人遂不得不發見往東方的別的航路。磁石之發明，地理學之進步，和狠變了解放的當時的精神，都為發見新航路的必要所感動；於是出了科崙布（Columbus）巴斯果撻卡麻（Basco da Gama）麥志崙（Magellan）等勇敢的航海家，後來科崙布遂發見了新大陸；其結果就是一方面證明地球是圓的，一方面又不妄信以前的傳說了。從來只限於西歐一部，不知天地之廣大，而住於以人類萬事，都是依神命的空虛無望的世界的人，才知道這個世界，又為與其夢想將來的天國，不如求現世的幸福的積極的精神所鼓舞。新大陸既發見，一方面又從墨西哥，秘魯輸入金銀，以增加資本，於是工商業就猛然勃興起來了。以前僅從地主與農奴形成的社會裏面，出現了商工業社會，這個社會與王權相結，遂至壓迫封建貴族。在從來天產物經濟的世界裏，封建的諸侯國，尚能以經濟的單位而成立，但是到了現在貨幣經濟的時代，國家就變成了經濟上的單位，封建割據之勢，遂完全崩裂。像這樣一方「個人」既自覺，一方「國家」的基礎也漸漸堅固起來了。

第二，比個人的覺醒要更進一步，路德（Martin Luther）遂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反抗

暴威尙盛的法皇，主張以個人的理解爲中心，於傳說和儀式之外，要求真意思的信仰；而開自由批評聖書，和研究宗教科學的端的這個運動，不外是宗教上的人類解放運動。

如此，受了羅馬法皇和封建諸侯的壓迫的「國家」和「個人」擡起頭來了。但是不過幾久，這個「國家」的力和「個人」的力衝突起來了。這個衝突就是以我們所說的革命的形式而表現，其代表的，就是法國革命。

第二節 英國革命

國家的力和個人的力——這兩個力的衝突，先在英國發現。在法國革命之先，十七世紀所起的英國革命，是從宗教改革發的端。祖述和路德一起，爲宗教改革明星的加爾文（Calvin）的，蘇格蘭的諾克斯（John Knox）的一派稱做清教徒。當查理士（Charles I）一世，聽奸臣的話，固執帝王神權說，任意解散議會，蹂躪民意，保護舊教壓迫清教徒的時候，敢奮起率國會軍，打敗王軍而處王以死刑的克林威爾（Cromwell）實在是清教徒的中心人物。克林威爾死後，國會迎立查理士二世，於是英國再復保守專制的政治。但是當王

的弟詹姆士(James II)二世保護舊教，非常橫暴的時候，貴族中的有力者，遂迎王的女婿，當時為荷蘭總督的霍洽奇(Orange)公，而放逐王於法國。霍洽奇遂為國民所擁立而即王位。就是威廉(William III)三世。這就叫做名譽革命。威廉三世於即位後，即刻裁可權利法案，認明人民的權利。這個法案，和在十三世紀初葉所發布的 *Magna Charta*，共為英國憲法的保障。英國是立憲政治的發源地。立憲政治在英國發達得最早，自由和民權的黎明，在英國最開得早。但是在英國最早釀成的自由思想，實為激成法國革命的有力的一原因。

第四節 英國經驗派的哲學和法國的革新文學

擴張王權的運動，在法國最行得早。他的基礎的確立，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之間，都是由亨利四世(Henry IV)和宰相里舍柳(Richelieu)的力而成的。亨利四世發布(Nantes)勅令，許新教徒以信仰自由，使息久結不解的新舊兩教徒的爭，恢復國內的秩序，發揮他的手腕於財政、軍備、外交等各事而強國力，張王權。經他的兒子路易十三，到路易

十四的時候，國力更充實，王權更擴張，外則揚國威於全歐，內則有燦然的文化。於是意滿氣驕之路易十四，竟大言『朕即國家』，提倡君主神權說，主張帝王的絕對權能，并且窮極奢華。又窮兵極武，耗費財力，遂至於不顧民間疾苦，重課賦稅。加之晚年傾心舊教，壓迫新教；故民心離叛，革命之勢，已動於隱約之中。王死後，其曾孫路易十五卽位，路易十五爲人甚庸懦，好酒色，所以政治更加紊亂，他自己說道：『我死後洪水必來』，遂死。他死後路易十六卽位，大革命就勃發起來了。在革命以前，王和他周圍的貴族及僧侶，怎樣的橫暴，他的人民受了怎樣的誅求和虐待，簡直可以不必說。路易十五驕奢所費的錢，一年爲六千七百萬法郎，實比國庫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還要多。一般人民由田地所收入的百分之五，三要納於國庫，百分之一四納於寺院，百分之一五納於地主。他們自己手裏所剩的，只有百分之一八，所以非常困窮，只能拿黑麪包和草根充飢。無論怎樣忠順的人民，總不能永久受這樣的苛酷壓迫呵！

在這個時候，美國起了獨立運動，這個運動影響於法國，助成他的革命動機，實在不少。

這些事情，現在無暇多說，不過在當時法國盛行的自由平等說，在美國獨立上，才見着化為實際。這個運動，實是對於法國人民自己所想做的事，給一個樣本。法國的志士，從軍於美國獨立軍者，實在不少；但是與其說他們是為別人的事，不如說是為自己的事。法國人民，以為行暴政的王家，非推倒不可，於是就奮然而起。

法國革命的一大動力，是前面說的自由平等之說，就是以盧梭（Rousseau）佛爾特

（Voltaire）為中心的革新文學。我們在這裏，可以找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的精神。但是要說這個革新文學，須再溯源流，把英國的經驗派哲學，略說一說。

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很早就給了自由的，是英國。所以思想上及哲學上的自由研究，也狠行得早。在十六世紀之末，已發生近世哲學界的一大主潮的經驗學派。可以看做這個經驗學派的祖宗，就是培根（Francis Bacon）他以為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派的演繹法，於擴張我們的知識上，沒有一點價值；說要從根據自

己的經驗的歸納法，創造自然人生的法則。他把人類由天性和習慣所生的很多偏見和妄想，叫做「偶像」，說這種偶像妨礙人類的真知識。破壞偶像，丟掉了先入之見，全從自己的實際經驗，歸納而得的知識，才是真知識——他的這種學說，實為現代自然科學的源流。培根之後，狠可注目的哲學家，是霍布士（Thomas Hobbes）。他於認識論，倡感覺論；於倫理說，倡利己主義；於純正哲學，則倡唯物論。他以為宗教，是從無知識而起的迷信，哲學的事業，只在處置物質現象，一切的存在，都是物質，一切的事件，不過是物質的運動。他實在是近世初葉的唯物論者的代表。此後於十七世紀之末，行名譽革命的時候，出了培根以來經驗哲學的大成者洛克（John Locke）。他對於中世哲學的遺物生的觀念論與以最後之打擊，他說我們當初生的時候，心是和白紙一樣的，我們的觀念，是從感覺和自覺就是從經驗而來的。以由經驗而來的理性，為其哲學的中心思想。他把這個經驗論，又應用於政治哲學，說『政治的權力，在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對於外來的威力，防衛社會；但是這些都不外為公共的幸福。這樣的權力，只由自由契約才能得的，』以反對當時政界二

大思潮之一的國王的不可侵權論。他又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以立法權為最高的。他又把革命當做人民依據保存自己的權利，訴於天理，遂行天的意思的方法而是認之。他的哲學對於法國革命，狠與好多影響，是不待說的。

大陸的合理哲學，與這些英國的經驗派哲學，共同助長近代的思想自由的勃興，是不可忘却的事。從法國的笛卡兒 (Descartes) 發源，由荷蘭的斯比諾莎 (Spinoza) 及德國的萊卜 (Leibniz) 漸漸完成的合理哲學，對於經驗哲學由感覺而導理性的一說，乃倡由理性而導感覺。但是到康德 (Kant) 出來的時候，這兩種哲學，就完全調和了。無論經驗派或合理派，其對於從因習思想脫出，而自由研求真理的一點，是沒有甚麼不同的。但是對於激成法國革命，還是以英國的經驗派哲學的功為第一。因為從革新文學的中堅人物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佛爾特 盧梭起，到革命的偉人米拉波 (Mirabeau) 羅蘭 (Roland) 等都是留學英國，受這一派哲學的影響的人。

可以當做革新文學的第一人而說的，就是著法意 (L'esprit des lois) 而著名的孟德斯

鳩，法意，是傳英國憲法的真髓的書。他是徹底根據理智，想由理智解釋關於國家社會及道德的理法。我們看見讀他的法意，想照英國憲法的式，而改良法國制度之人，在他之後出了很多，就可推想他的思想和事業，怎樣震動當時。其次就是提特羅（Diderot）他是在法國文明史上，狠有大意義的百科全書的出版者，所以狠是有名。因為普及科學的知識，一輩子去幹啓蒙的事。與孟德斯鳩，和提特羅（Diderot）并稱為革新文學的三傑，就是佛爾特。毛列（John Morley）論他道：『以種種的形式，鼓吹對於人類知識的權利，和自覺於當時人的心中，就是佛爾特。他所著的八十卷書，都是新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記錄。』他是私淑於洛克（John Locke）醉心於牛敦（Newton）反對支配當時法國的形而上的，獨斷的，非科學的思想，高唱現實的，經驗的科學的思想。又由其對於不正義之事，毫無假借的先天的熱情，拿着辛辣的筆，攻擊當時的社會各方面。就如麥臯萊（Ma-caulay）評他道：『他做了一個長老。他成了一教派的建設者。成了謀反人的首領。成了廣大知識國的君主。』他照這樣把當時的讚仰，都集於一身，而成爲革新運動的指導

者。

第五節 盧梭的思想

佛爾特，孟德斯鳩，提特羅，是以開發理性，而促進文明為任務；而盧梭則倡感情之解放，復歸於自然；以為文明這個東西，是表示反感的，就這一點而言，他雖是反對他們的人，但是從我們脫掉了文明的衣服，而歸於自然的思想出發，主張無論形式的法律，或因習的道德，都不能束縛我們的生活，無論怎樣，都高唱人類性的自由的這一點，是和他們相通的。盧梭的書，相傳為法國革命最有力的動因，但其中最可以為代表的，大概是民約論現在不可不就民約論，稍說一下。

在介紹民約論之前，要先把他說明人類之間，怎樣失了平等的人類不平等的原因論一書，稍說一下。他說：人類在住於鄉裏的草屋，可以滿足的時候；在用荊棘和魚骨以補綴皮衣，羽毛貝殼以飾身，種種彩色以染體，而可滿足的時候；在粧飾弓矢，就可以滿足的時候；在用石刀以穿漁船，或做粗野的樂器而能滿足的時候；做一句話來說，就是人類在從事於以

一人之力可以做的事，不要人助的技術的時候，便可以做成在自然裏得以享受自由，健康，善，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到了要別人扶助，并且一個人要貯蓄兩個人的食物的時候以後，平等就失掉了，財產的觀念也生起來，遂不得不勞動了。廣大的森林，都變成了田，人類遂不得不流着汗來灌溉他，并且奴隸和艱苦，伴着收穫一起來了。惹起這樣的大革命，無論如何總不外是冶金術和耕種法。有些詩人說，把人引向到開化方面，至使人類受損的，是金銀的貨幣，但是這個不如說是穀和鐵。總而言之，是人類羣居的弊病，就是人類集合的生活這種東西，一方面使生出從來沒有的新感情和道德，一方面又使生出了罪惡。人類的造成，元來不是像這樣集合多數而生活的。人類若集合，就要腐敗。身體的虛弱和精神的罪惡，都是集合太多的必然結果。人類在一切動物中，是最不可羣居的東西。由人類的呼吸，毒人類——這個雖是比喻，也是真理——的文明生活，羣居生活，人類之間遂生出猜忌，憎惡，和利益的相爭。設若人類還是原始的自然狀態，那麼，就沒有在一定的地方，經營屋宇的事；既沒有家族的生活，又沒有財產所有的事，并且沒有把土地劃個境界而私

有，和織組起政治社會，生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階級，及富者，貧者，貴族，奴隸的階級的事；人類一切的不平等，大概都會沒有的。像霍布士一樣，雖然說人類在原始的自然狀態內，是以戰鬪爲事的，但是這是錯的。戰鬪的狀態，是所謂文明的進步帶來的。在自然的狀態，人類是互以同情而相結的。在自然的狀態，人類是善的。文明一進步——不平等——便有戰鬪，人類就這樣墮落了。就敢於爲不善了。所以要救人類的墮落，和使不善而返於善，就不可不去掉了這些可惡的文明而返於自然。

以上是人類不平等的原因論的大要。盧梭像這樣說人類不平等的原因，是在文明，文明使人墮落，乃大聲叫『返於自然！』他的議論裏面，當然有狠多的偏見。太偏於感情，而缺思索妥當的地方，實在不少。但是因爲是偏於感情，所以對於感情的法國人民，才與以最強的影響，實在是確實的事。下面稍說民約論的要領。

『政治的權力，在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對於外來的威力，防衛社會。但是這些都不外爲公共的幸福。這樣的權力，只從自由契約才能得的。』這是前面已引過的洛克的話，盧梭

的民約論總不外是說政治的權力，只從自由契約才能得的思想。他在民約論的前面，就罵當時的極端的壓制政治道：『人一生出來，本是自由的。但是現在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被鐵鎖鎖着的。』於是他又說：人類在自然的狀態，是個個獨立的。他們在保全這個存在，互相結的契約上，造成了社會這個東西。因為各人在自然的狀態，是平等的。一個人對於他人行正當的權利，不外是依據契約。在一個人的時候，因為把他的自由貢獻與他的報酬，遂受保護扶養，所以若是同意，可以委把別人。但是國民的時候，就不能把一切權利，委於別人。然而沒有契約，人類個個獨立的時候，受不起天然的迫害，所以不得已結成契約，根據這個契約來生活，——在這個地方，就有了我們的社會。就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成立在這樣人人相互的契約，就是民約的上面。結了這個民約的結果，人類本來的平等關係，毫沒有損害，並且因為法律，更可變為安全，而對於變成不平等的惡傾向，也可以防止。依據這個民約，我們的社會遂成立，國家遂完成，政府也造就；所以國家的主權，為人民所有的，政府不過是實行由人民的主權所決定的事的機關。

盧梭他這樣說了。他的主

張，不待言是從人類都是自由平等的思想出發的。他的意見是沒有離開人民的主權。人民決不是隸屬於國家，是由自己的自由，互相結約，依據這個契約，制定法律，依據這個法律，規律生活，所以人民決不是丟掉了自己的自由，而服從國家及政府的絕對威力的。他由這個見解，狠重法律。所以孟德斯鳩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使立法權與行政權對立，他乃以為真的主權只在立法權，行政權不過是須隸屬於他的東西罷了。又以為偉大的立法者，才真是偉大的天才。他又說正義和自由的存在，是因法律的力。這個有機的力，代表一般的意志，從義理上建設自然的平等於人類之中。這個由天上來的聲音，給一切人民以常識，人民依着他行為，可以免避矛盾的事。法律廢弛，要釀成最可怕的弊病。政府最要緊的事，換一句話說，恐怕是最難的事，就是公平處理一切人民，對於富者的橫暴，保護貧者的安全。有了須保護的貧者，和須抑制的富者的時候，就是狠大的害處已發現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法律只能在中流社會，十分行使，對於富者的錢財和貧者的不幸，是一樣沒用的。就是變成了富者避法律，貧者隱法律。法律的墮落，是在忘却了他的根

本的時候起的。從自由到民約，從民約到法律，自由和法律，是相始終的，是運命相共的，行使則兩者共行，破壞則兩者共破壞。一切法律裏面，最重要的，不是雕在大理石上，和黃銅上的，乃是雕在人民的心裏面的。這個就是形成國家的真憲法，天天增加新勢力的東西。你的法律老朽或消滅的時候，來復活他或造新他，就是這個東西。使人民順從制度的精神，使習慣的力代官僚的力，也就是這個東西。但是所謂雕在人民的心裏的法律，不外是道德。盧梭關於法律，照這樣說了。他又論自由說道：人民因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擁護權利，才制定法律，推舉支配的人，並不是因為征服自己而推舉的。這個是一切政治的權利的根本格言。但是真正適於愛自由的人，實在很少，大概都是想支配別人的，並且還有以支配的契約，而願為服從的。由下而上的人，因為想得十個僕人，就不辭侍奉百人的主人。世界簡直沒有比這個還可嘆的事。平等就為這些東西所損害，法律也是這些東西使他墮落的。放棄自由，實在是放棄人格，放棄人道的權利，放棄個人的權利的東西；所以這種人，簡直是不得了的。像這樣的一切放棄，是完全和人的天性相反逆；從人奪取自由，就和

從人的行為除掉道義是一樣的。有個哲學家說道：『奴隸的兒是當做奴隸而生的。』這一個就是斷定『人並不是當做人而生的。』人類在文明人裏面，是有拿自己爲主人的道德的自由。我們服從我們自己所規定的法律，就是根據這個自主的道德。盧梭又說：從屬的一件事，可以分做屬於自然事物的從屬，和屬於社會各人的從屬兩種來設想。事物屬於自然法則的時候，沒有損傷自由的事，所以也就沒有生弊害的事。但是人屬於社會，和人屬於人的時候，很多的弊就生起來了；無論是從屬的，或被從屬的，都是要被害的。若要除掉這個惡弊，總須拿法律來代替人；想保護公衆的意思，不可以拿一個人的意思，而須恃法律的力。設若法律的力，和自然律的力一樣，變成了以人類的力不能克服的這樣堅固的東西，那麼，人的從屬，也會要變成物的從屬。在這個地方，真的自由和真的道義才會一致。

以上所述，是在民約論裏面盧梭所表示的思想。現在看起來，固然狠有好多不妥當的地方，但是我想他把我們現在所有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狠說得明瞭徹底。社會本來是

由各人互相契約而成的，就是由一般的意志，相約保護身體財產。發表這個意思的，就是法律，所以一國的主權，是在人民——他的這一說，是拿着熱烈的感情而說的，所以刺戟當時的人心，非常之強。當時人民受苦於極端的專制政治之下，聽了他的話，實在是和渴者得水一樣。佛爾特的言論，大為中流以上的社會所歡迎，而他的思想，則在中流以下的社會，惹起激烈感動。他的思想是不完全的，他的言論是偏激的。若把他放在嚴正的理智批評之下，一定是狠錯誤的東西。但是從他天稟的傾向，他是拿着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比甚麼人還要強，實在是無可辨的事，只要是說德謨克拉西的人，沒有個不回想他的。

第六節 工商階級之出現

佛爾特盧梭等所謂的革新文學，震動了法國上下。自由平等的呼聲，不單是在下等社會喚起共鳴，就是上流的人，聽這一說的，也是不少；貴族的風氣，也狠改了好些，或者訪問貧民，來賑濟他們，或者為貧民立醫院，或者解放農奴；這些雖然是阿世逢迎的結果，但是覺悟也總到了這些上流社會來了。提特羅等的啟蒙運動，把知識狠弄得普及了。而在理學

界一方面，又出了拉佈拉士（Laplace）和拉馬克（Lamarck）等。像這樣科學的精神一方大盛，宗教的威權一方衰微，所以世界的變動，就逼起來了。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中流社會這種東西，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抬起頭來了。因為自由平等的議論狠盛行，貴族的壓制也放鬆，和科學相繼發明，由他的應用，產業也就非常進步的原因，人民的富，遂增加起來，工商社會的活動與繁榮，也一天進步一天，所以工商階級這種階級，就在這裏發生來了。以前法國的社會裏面，上頭只有貴族和僧侶的階級——上流社會，下面只有平民階級——下流社會，到了這個時候，遂生出了一種工商階級的中流社會。而這種工商階級和貧民不同，都是有點知識和富的。就是可以有由自覺而動的力。法國革命，就是以這種新生的中流社會為指導者，由下流社會的羣衆行起來的。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法國革命的指導者，是以工商階級為中心的中流社會這一件事。

到了這個地方，應該說法國革命了。但是敘述這個事實，不是本章的目的，所以就不說了。現在只把革命以後所起的產業上的革命——就是產業革命，略說一說。

第七節 法國二月革命的意義

法國革命，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革命，不僅在法國內裏終始的。他的影響，實在及於全歐，使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大大的發揚。現在像波浪一樣，橫流全世界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實在是法國革命的時候，把堤防打崩了的。現在德謨克拉西的運動，雖然內裏不少曲折，但是不能說不是法國革命的延長線。法國革命的一波一瀾，簡直流到了現在。在法國革命的時候，把堤防已打破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變了港，成了湖，現在增加了水量和流勢，變成了滔滔的大河，風湧的流起來了。

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之死，甲古班黨 (Jacobin) 之解散，和執政官政府建設以後，革命漸漸終熄，秩序也漸漸恢復了。但是當革命軍的一員大將拿破崙以稀有的雄才，建功於外域的時候，輕躁的法人，為他的武功所迷，竟把和獨裁君主一樣的實權給他，後來竟把他當做皇帝，而為他專制政治底下的忠良人民了。這個實在是法國革命後所起的非常逆轉的事。但他被推做皇帝，行戴冠式的時候，他宣言道：「朕誓擔保法國領土的保全，尊

重信教的自由，保障人格的平等，不征不當的賦稅，永遠增法國人民的利益，幸福和名譽。」但是既即位後，掌握大權，就成純粹的專制政治。就事實上說，不過法國再得一個路易十四，以前慘澹經營，前仆後繼的革命，全歸於無意味。但是輕躁的法國人，只迷於拿破崙的光榮，以為把征服全歐的人，戴做他們的君主，是榮耀的事。但是驕傲不久，拿破崙因俄國遠征失敗，失掉了王位。再舉的計畫，又被破於滑鐵盧（Waterloo）的一戰，遂成了聖海拿（St. Helena）的逐放人，葬其野心於孤島了。拿破崙敗後的歐洲，暫時入於保守和專制的反動時代。以奧相梅特涅（Meternich）為中心的神聖同盟的壓制政治，大逞暴力的就是法國，路易十六的老弟夏爾十世（Charles X）即了帝位，人民又再苦於蔑視民意的苛政之下了。但是這些事，不過是一時的反動。到了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再勃發，夏爾十世被逐往英，路易腓立（Louis-Philippe）被推為王。這就是七月革命。迎路易腓立的時候，法國國民慶祝王位由專制主義的人手裏，移歸民主主義的人。但是王的政治不好，一八四八年再起二月革命，王逃往英國，共和黨的首領拉馬第勒（Lamartine）建設

臨時政府，公布共和政治。這個在歷史上，叫做二月革命。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個二月革命，怎樣起的。這個固然是大革命的繼續。大革命時的標語自由平等，固然也是這次二月革命和前次七月革命的標語。但是大革命時的指導者，是中流階級。中流階級先起下流階級才響應，在他們的指揮底下活動。但是二月革命，不是這樣。這是下流階級——勞動階級起的革命。所以大革命不過是政治上的革命，而二月革命則一方為政治的革命，同時又為社會的革命。就這一點看，二月革命實在為現在俄德及其他各國所行的革命的源流。這就是我們對於二月革命的意義，不可不注意的理由。但是二月革命怎樣起的呢？現在我們到了說明產業革命是種甚麼東西的機會了。



第二章 產業革命與勞動階級之發生

第一節 產業革命之歷史的考察

產業革命是甚麼？要答這個問題，也不可先從歷史的考察起。

法國大革命，（所謂大革命，是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而言的，並不是二月和七月革命）狠發揚和實現了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以前王室、貴族和僧侶手裏所有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實權，都被奪取，一般人民的權力，就大伸張了。口裏雖然是說一般人民，但是有件事我們不可忘却的。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果，獲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權利和勢力的，是以新興的工商階級為中心的中等階級。在革命的前幾年，工商階級，因為工商業的勃興和知識的普及，漸漸的抬起頭來，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但是在革命以前，他的勢力還沒有完全。到了革命以後，這個新興的中等階級，就成為社會的中堅和政治的中心。革命終結，秩序漸漸恢復以後，拿破崙對於普及教育，狠用了些力。但是這不過是使中等階級的精神的內容豐富罷了。拿破崙也曾獎勵工業，但是其結果，也是使中等階級的物質的

勢力強大。在別的一方面，僧侶的特權，被革命所剝奪，寺院所有的土地，都被沒收，各地方遂生出了很多的大小地主。所以中等階級的勢力，成了很堅固的基礎。

中等階級發達的主因，再說一句，就是工商業的發達。與工商業發達相關聯，為他的原因及結果的，就是產業革命。產業革命不獨在法國，並且是當時歐洲的大勢。但是他的發源地，還是英國。英國是很早就把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個人自由給與人民的。這個事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現在要知道英國的自由主義和產業革命之間，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第二節 中世的經濟關係——自由都市和同業組合

前面曾舉出自由都市的發達，說是使封建制度衰弱的一原因。強盛的都市的市民，結起來反抗封建君主的壓制，實在是封建制度滅亡的一原因。要知道近世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變遷，這個自由都市是狠要緊的，所以要把自由都市，怎樣生的，根本的研究一下。

人類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是不能孤獨而生的動物。共同生活，是和人類的本性相合

的生活，也不須用理論來說，事實已把他證明了的。人類最初的共同生活機關，是血族團體的社會，和由民族而結合的社會。但是民族的內裏，不久就生了階級的分裂；血族的團體，也不久就崩壞了。代這個而興的，就是共產村落。這個是以土地共有為基礎的組織；俄國的人民，被許自由使用西伯利亞的土地的時候，他們就在那個地方起了共產村。自從俄國的學者，發現古時共產村落的遺跡以來，很多的學者和思想家，都以為這種制度，是理想的而讚美之。但這種制度，不久也就崩壞了。他的崩壞的原因，可以說是下面所舉的兩種：第一，他們因為和外敵戰爭，所以在自己內裏，造成了一些專門的武人；但是這些武人擁有武力，遂專橫起來。第二，因為血族的團結廢弛，和包容一社會內裏的人口增加；最要緊的，是因為要解決由個人的所有發達，而生的內部紛爭，遂發生了依據一定的習慣的法律的賠償制度；這種制度，遂成了權勢；掌管這種習慣法的人，得了社會的勢力，在這個地方，遂生了權力階級。關於第二的原因，有下面所述的事實。設若一種族內部的紛爭，可以由這一種族的習慣法來裁決。設若和別的種族起了紛爭，因為他們兩族的習慣法不同，

所以很難解決。在這個地方，若有傳可以使雙方種族滿足的習慣法的家門，對於雙方的種族就有一種勢力。照這個樣子，共產村裏，遂發生了權力階級。武人的首領，和執法的家，漸漸的把他們的勢力，強固起來，後來遂變成了王和王家。這個王私有很多武人和領地，保存社會的優越。但是其中常常有新野蠻人侵入，和瘟疫流行，所以村落荒廢，流落的農民也要發生。到了這個時候，王就把所領的土地和農具給與人民，以施恩德。被救的人民，由幾年或幾十年的勞苦，漸漸能夠納稅的時候，遂變成了領主的農奴。這就是共產村落崩壞，變成了農奴制度。但是王和農奴之間，生出了領主。領主與農奴——在這裏遂成立了封建制度這種東西。所以九世紀的歐洲，呈了隸屬於無數的領主的小領土分立的形勢。領主的虐政和封建政治的壓迫，怎樣酷烈，前面已經說過了。從這個封建制度裏面，遂發生了自由都市。自由都市的發生，其由來頗遠。九世紀的歐洲，常為諾爾曼人、亞刺伯人，和伏苦里亞人的侵入所苦。但是這些蠻族的侵入，却把為軍事的保護者的領主的無力和不足恃，教給人民。所以人民一方則在都市築城自守，一方遂自覺自己

的實力，來反抗領主的壓迫了。十一十二兩世紀的時候，這些築了城的都市的反亂，困苦領主的例，實在不少。到了十三世紀的時候，全歐各處，都有了築城的都市。這些有城的都市，名義上雖還是領主所有，實際上已不屬於領主；依據脅迫領主所得的特權狀，遂有了自由自治的權利和獨立的實力。於是或與別的自由都市結約，或造成聯合或同盟的形式，儼然成了一個國家的狀態。但是為自由都市的基礎，是同業組合（Guild）。同業組合的組織，真是我們最要注意的東西。從從事於手工業，商業，漁獵的人起，到僧侶，畫家，教員，甚至於農奴止，都結成同業組合，互相扶助，互相分負責任。這種同業組合，又有對於組合內部的獨立裁判權和獨立行政權。同業組合，完全是獨立單位，無論拿甚麼權力，都不能干涉他的內部。集合這樣的組合，遂成為自由都市。自由都市的街區，是依各種職業，——就是各同業組合，而別的。各街區各有表示他們主權的象徵的徽章。這些各職業，就是各同業組合，是生產組織的單位。這件事後面尚有詳說的機會，不過現在要說的，是近代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以生產為本位，而在中世的自由都市裏面，是以消費為經

濟的本位。照着市民的直接消費而生產，是以同業組合為生產組織的單位的中世紀生產的本義。現在的生產，常以交換為直接的目的，而當時的生產，則以消費為目的。譬如現代以製造為業的人，他的生產的目的，是為不相認識的顧客，怎樣在很遠的市場上，才能得到比較多的交換價值。但是當時的工人，是為自己所屬的同業組合的組合員的生活，及屬於自己的同業組合的共同生活體的市民的生活而生產。在現在的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是貨物。自由都市的工人所生產的，就是富這個東西。現代資本主的生產，是以增加交換價值為目的。當時工人的生產，是以創造使用價值為目的。在現在資本主義的時代，是把勞動當做量看。在自由都市的時代，是把他當做質看的。所以這個結果，就不得不反映於工人的社會地位上。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管理和操縱生產的，是資
 本家，工人不過占經濟組織中的一個貨物，或貨物所有者的地位。但是在自由都市的裏面，為都市這樣的共同生活體的單位的，是獨立生產者的勞工組合——同業組合。所以工人決不是像現在一樣的受虐待。譬如現在還在提倡的八點鐘工作制度，在自由都市

內面，是早已行了的。

自由都市，照這樣從封建的壓制下面逃出來，創了自由的，民主的社會。由這個自由都市，對於個性的發展，所與的自由內裏，生出了文藝復興的運動。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是羅馬，含諾亞等意大利的著名的自由都市，大概讀者還能記憶。

但是這些自由都市，到了十六世紀，也完全滅亡了。產業的發展，使自由都市的勢力強盛，諸侯的威權衰弱，同時又打破同業組合的組織，使自由都市與諸侯一起滅亡。在封建制度崩壞之後所起的東西，就是近代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從同業組合到資本主義——產業革命這種東西，不外表示這個推移的路徑。

第三節 機械的發明

同業組合的組織崩壞，和封建制度衰微，是有種種原因的。這些原因和他的結果，非常的複雜，不是一句話能够說明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生產關係的發達。因為新土地的發現，和資本的增大，從中世末葉新興的工商業的活動，把生產的關係漸漸的弄成大規

模，已不是和從前一樣，立在生產組織的小單位之上了。至於新經濟單位，就是把以新生產方法為基礎的新經濟的活動所必要的條件，包含於他的內部的程度的廣大。照這個樣子，自由都市既滅，封建割據之勢又崩，所以近代的國家的基礎，就成立起來了。這就是因為產業發達，生產的單位從地方的到國家的，同時政治的單位，也從地方的到國家的了。

助長中世末葉所起的新工商業的活動，使他一天一天的繁盛，就是機械的發明。人類所以不能和別的動物比較，成了狼顯著的經濟發達，是因為有製造器具的能力。到了近代，這些器具遂更進一步，變成了機械。機械的發達，實在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事件。產業革命實在從機械發明而起的。約翰凱，(John Kay) 哈克里夫，(Hargreaves) 亞克拉，(Arkwright) 克魯姆頓，(Crompton) 瓦德，(Watt) 夫爾敦，(Fulton) 斯蒂芬孫，(Stephenson) 他們的發明，為產業革命的一大動因。十七世紀的工業狀態，還是狼幼稚的，一七三八年，凱發明了機械紡織業上劃了個新紀元。一七七〇年，哈克里夫發明紡織機，一七六九年，亞克拉更發明有力的紡織機械，被稱為工場工業的祖。一七七九年，克

魯姆頓發明紡織機走錘和精紡器。(Spinning-mule)而瓦德又於一七六九年發明蒸汽機關。把蒸汽機關，一般當做各工業的動力用的時候，一切的工業，都急激的改變面目，到處都行起大規模的生產來了。又因為蒸汽力的交通機關發達，(夫爾敦於一八〇七年發明輪船，士蒂芬孫於一八一四年發明機關車)運送費也就減少。這個運送費的減少，和生產費的低廉，共同使各方面的工業，呈從來沒有的繁盛。以上所論的，是只就英國而言的。但是這個事情，當然不只是英國。在別一方面，我們又不可忘記由前幾世紀的新世界，新航路的發見，在海外得了很多市場。市場漸漸寬廣，生產力漸漸增加，各種產業當然都更繁盛，更變為大規模。所以同業組合這樣的小規模的產業——家庭的產業，遂受了根本的打擊。照這樣產業上的單位，不能保存在一小都市，一小地方，這當然的結果，政治上的單位也就大起來了。近代的國家，和資本主義攜着手出現於人類歷史的舞臺上來了。

第四節 產業上的自由主義

促進產業革命別的一個原因，是產業上的自由主義。現在稍說一下：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是國民很早就得了自由的國。經濟上的自由，在英國狠得的早，就和政治上的自由得的早是一樣的。前面所述的工商業的發達，固然是他的重大原因；但是自由思想的影響，——最要的，亞丹斯密（Adam Smith）在富國論裏面說的經濟政策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

中世的時候，為產業的單位的，是同業組合。他的組織，在職業上是有嚴正的限制，不能像現在一樣，各人可以自由從事各種職業。譬如生於做靴子的家裏的人，要代代以做靴為業，不能從事別的職業。又沒有遷徙的自由。貨物的價錢，是依法律而定的，不能隨意漲落。同業組合，在工商業上有專賣專營的特權，這個特權變成了個人不可侵犯的東西。並且對於徒弟及傭人也有一定的同樣限制，從事工商業的人，不得受窄狹的支配。就是在同業組合之下，個人的自由，完全是沒有的。他的制度雖然和封建制度一起消滅，但是他的餘習是狠不容易改的。在法國革命前二十年，一七七〇年的時候，英國還遺下限

制人民的產業的各種煩瑣制度。就是英國，在近世的初葉，還把國家當做支配人民一切行爲的東西，經濟上也不許人民的自由，以爲設法律以定工錢，和限制利息，指定貨物的質這類的事，都是國家當然的職務。若是和法國及普魯士比較起來，當然是可以說內地產業上的自由，是比較大些，但是關於勞動和資本的移動，有了種種的限制。譬如徒弟規則這樣東西，無論甚麼人，若不當做徒弟工作七年，就不能當做自由民從事各種職業。又都市的同業組合，監視貨物的市價及品質。陳列於市場的貨物，要歸組合所派的監視員檢查。最甚的，就是治安推事，也可以規定工錢。像這樣的產業上的干涉政策，適用於外國貿易，比較適用於內地商業，還要盛點。這個是近世初期的封建制度覆滅後，與確立了的中央集權制度一起來的國家主義之一，是以國家是富國的機關，是經濟上一個重要的單位的思想爲根據。就是由國家的保護干涉，抑制輸入，獎勵輸出，使國內的生產發達，又擴張殖民地，獎勵與母國貿易，而禁與別國貿易，又改良交通機關，并且有時把他置於國家的管理之下，乃是當時的辦法。英國所以能掌握世界的海權，建設跨五大洋的帝國，完全

是這個保護干涉的政策所致。這個政策與個人的自由不能相容。自由思想狠盛的英國，對於這個政策，就不得不起反對之聲了。在個人的知識和富，幼稚的時代，和產業狀態幼稚的時代，這個政策實在可行，但這些東西發達起來，就不容易了。在這個地方，對於保護干涉的政策，先倡反對的，就是著富國論，稱為經濟學的鼻祖的亞丹斯密，他的學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達的保證，我們不可不注意的，現在把他稍說一點在後面。

第五節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

各人想獲得或擴張他的利益的活動，一方面增進自己的利益，同時別一方面又於增進社會一般的利益，是很適合的，——斯密的學說，就是立在這個思想之上的。他先承認各人的利己心，然後承認各人自己追求利益的行為。他說這裏不應該加以束縛，應該放任。他們一方利自己，一方面會利社會，所以一方面獲得自己的幸福，一方面會實現最大多數的幸福。所以他主張生產上的活動，也可以讓他們自由，不要用國力干涉。他說：『人類雖然差不多不絕的要別人的幫助，但是設若只想由別人的恩惠而得，是決不能達到目的』

的。但是設若訴於別人的利己心，使他知道把我所求的事情，給我做了，乃是他自己的利益，那麼，就容易達目的。……我們的飲食材料，不是由肉店，酒店，麵包店的恩惠而得的，乃是因為他們尊重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得的。我們並不是訴諸他們的慈悲心，乃是訴諸他們利己心。我們決不拿着自己的必要告訴他們，只是拿着他們的利益告訴他們。』他照這樣主張產業上一切的經營，應該放任，隨各人的利己心活動。又反對以保護干涉為宗旨的官業，而主張以自由放任為主的民業。『所以要去掉保護干涉，使自然的自由這種明白簡單的制度自然成立。在這個制度之下，各人只要不犯正義的法，可以隨意求自己的利益，可以拿着自己的事業和資本，與別人的事業和資本競爭。』他又這樣說了。要之他的學說，是產業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經濟學上所謂的英國正統學派，只是照原樣繼承他的學說。他們以為人雖不受教，也有求自己利益的性能，若使個人任意求自己的幸福，自然就可以增進社會全體的幸福。他們乃說道：『試看歐洲的大都市，這裏有數百萬萬人，拿着種種慾望，每早晨醒過來。但是設若想大部分的人還在貪睡的時候，已有由郊

外拉着滿載新鮮野菜的車子進城來的人，更有引肥牛到屠場的人。麵包店赶快把竈燒紅起來，像很忙的樣子站着工作，牛奶店的人也拉起車子，送牛奶到各家門口。那邊看見馬車夫，拉起臉都沒認清白的客快跑，這邊又有猜想着顧客來或不來，緩緩地開門的鋪店。街市照這樣漸漸的從睡眠裏醒過來了，一天的鬧熱雜沓，也就開始了。由這樣可驚的經營，幾百萬人天天一樣的，受着麵包，肉，牛奶，小菜，啤酒，葡萄酒的供給，能够好好的維持生活，究竟從那裏來的呢？請想一想！都不是利己心的賜嗎？無論怎樣有才能的經營者出來，預先計畫，要一點都不錯，滿足幾百萬人的種種慾望，實在是不可企及的事。」

亞丹斯密的經濟學，因為他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所以叫做個人主義的經濟學。

又因為他保證資本主義，所以又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斯密之後，出了馬爾薩斯 (Malthus) 邊沁 (Bentham) 傑姆士穆勒 (James Mill) 等，大成其說。這一學派的根本思想，就如前面所說的，是承認各個人的利己活動和現在的經濟組織就是個人的營利主義——資本主義的組織。與此相反，否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想把他根本改造的，就

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爲德國的馬克斯 (Karl Marx) 所建設，就是所謂保證社會主義的東西。關於這事，後面詳述。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是在一七七六年，就是十八世紀的後半，工商階級漸漸勃興的時候出的。以這一說爲基礎的自由經濟制度，由前述的機械發明，共同使工商業繁盛。

一七六〇年時，英國產業社會的狀態，還沒有資本家和工人——雇主和傭工的劃然區別。一個人兼這兩樣的很多。並且分業還沒有行，農夫兼工人，工人兼農夫的，實在不少。最要注意的，就是還有很多自己有土地，一方面從事於農業，一方又從事於製造業，這樣農夫兼製造家的小資本家。但是到了這個年代的末葉，近代資本家制度，生出萌芽了。譬如以製造棉花爲業的人，先是資本家兼工人的戶主，自己供給材料，在自己家裏紡織而賣於市場；到了這個時候以後，漸漸仰給材料的供給於商人，自己變爲工人；而隸屬於商人的狀態，就漸漸出現了。一方面既有了這樣的人，一方面又有一個商人所有三十至四十的織布機而成爲一個大資本家。在機械沒有發明以前，總不出小規模的家庭工業的範圍。

以外，到了新機械發明及使用以後，到處遂行大規模的生產；以前的家庭工業，遂受了根本打擊。於是依據斯密的新說的產業上的自由主義勃興起來，政府也採用他，改了以前保護干涉的政策；所以產業更變成了大規模，資本集中的結果，遂生出了大資本家。

第六節 勞動階級的發生

現在還想把機械之使用和資本家之出現的關係，稍說一點。雖然我們不能說以前全然不用機械，但是這些機械，與其說他是機械，不如說他是器具，所以製造的人，就坐在自己家裏作工。設若不在自己家中，就在家的附近，立一個小工場，用幾個工人和徒弟，從事工作。但是主人和傭人徒弟的關係，是以家族的親密結合的，所以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社會的階級存於其間。依據同業組合的制度，這些手工業的人，分做主人，工人和徒弟三階級，但是徒弟若作了一定年限的工，也可以升做工人。工人設若忠實為主人作工，經了一定熟練，也可以成爲主人。無論徒弟或工人，都可以成爲主人，所以他們和主人，只是朋友相交結。這樣的生產，不是以供給內外市場爲目的，乃是等到外面來定貨然後照着定

的分量來做的。這就是不是以交換爲目的，乃是以消費爲目的而行的。所以沒有因爲生產過剩，致招意外損失的事。所以也沒有像現在一樣的常常脅迫市場的商業上的恐慌。這樣狀態之下的生產，若把他當做生產看，當然是貧窮的，但是經濟關係就非常安全。到了大機械相繼發明，利用蒸汽力的機械工業發達的時候，像這樣單純的制度就完全破壞了。要把動力機械，好好利用，就要集合很多的工人在一個工場內，在一定的鐘點內，不斷的使用。但是設備這些機械，和建立工場，要很大的款項。這個到底不是以前的小製造家所能得到的。到了這個時候，遂發生了以對於這些設備，而出資爲目的的新社會階級。這就是所謂的工商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可以叫做紳士階級和第三階級）。從來的小規模的手工業，到底是不能和這些機械工業相頡頏的。第一，因爲機械工業的生產率很高，所以同樣的貨物，要比手工業製造的便宜些，於是手工業就不能成立了。但是沒有資本的人，當然是不能設備大機械，而行大規模的工業。於是有資本的人，遂至於獨占製造事，而以前的小製造業的人，因爲不能與資本家競爭，遂不得不歇業，或流落爲貧民，不

然，就不得不進資本家的工場，做一個工人去勞動。但是被雇的工人的地位，常常受脅迫，因為以前的生產，是應需要而行的，所需要和供給的關係，非常適合，而現在大機械運轉的結果，遂常常生出生產過剩的現象。就是并不等外面特別來定，然後才製造，乃是預想社會一般的需要，一次造出很多貨物，所以常常有因為預想錯了，生出生產過剩的事。所謂恐慌和蕭索，就是這個時候而起的現象。工人因為這個原因，受工場解僱，而陷於無衣食的事，也是不少。所以一方面遂生出資本家階級，僅僅只投資，對於實際上的事，一點也不下手，而收莫大利益，遊玩奢華；一方面遂生出勞動階級——第四階級，一天到晚作工，還不能十分糊口。占有近代社會問題的大部分勞動問題，實在是從這裏生的。

產業革命，怎樣促進產業及商業的膨脹，我們看下面的事實，就可以知道。譬如機械發明以前，英國的掘鐵率，是一七·三五〇噸，一九一〇年，竟到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了。英國棉花工業的金額，在亞克拉的紡織機械發明以前，一七六〇年的時候，是一·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一〇年，竟到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了。他的結果，就是商業即刻隆

盛。棉花貿易額，從一七八八年到一八〇三年的十五年間，竟漲了三倍。美國於一七九二年，棉花不過輸出二七五捆，到了一九一三年，竟輸出了九·二五六·〇〇〇捆。歐洲及美國的貿易總額，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五十年間，竟增加了千分之八百。

以上只就工業界內起的產業革命而言的。但是產業革命，不單是工業界起的現象，農業界也行了。他的結果，就是小農制度崩壞，生出大農制度。以前分給很多的小地主，以小規模而耕種的土地，都為大地主所兼併，以大規模耕作起來了。若由收穫上的成績說，當然大農制度是好些。無論工業或農業，若是大規模來辦，因為可以享受由分業所生的種種利益，和省却煩瑣的手續，所以可以拿比較少的勞力，生出比較多的效果。在以前小農制度的時候，常常把同一土地，想收同一的東西而使用，所以有容易消耗地力的弊病，就是拿灌溉，排水等而言，也有不少的不便。這些弊病和不便，可以由大農制度除去，並且新農具一發明，所謂科學的農業，也在這個制度上發達起來了。工業上的產業革命，是促進工業自己的進步，農業上的產業革命，也是促進農業自己進步的。英國大農制度的勃

興，是在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之初最盛的。據一八一三年的報告，則在過去十年間，農產物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別的一方面，以前的小農都沒落了，這些失了土地的農民，都相率到都會去，所以各地方的農民，大減少起來了。所以與工業界發生資本家的同一理由，各地方也發生了大地主的階級。在都會發了財的資本家，爭起來買農村的土地，也是大地主發生的一個理由。我們看英國在一七九〇年以後，地價約漲了兩倍，就可以知道土地兼併的趨勢，是怎樣的盛。都市的人口增加，為近代社會的一大事實。譬如現在英國，全國人口中約四分之三，是住在都會的。在十七世紀的時候，不過只有五十萬人口的倫敦，現在竟有了七百萬。即就全歐而看，十九世紀的初葉，有十萬人口以上的都會，不過十四個，到了末葉的時候，竟有了百四十個，就是十倍。這個都會的人口增加，一方面表示都會的工商業發達，一方面表示地方的農民減少。在野拿着鋤頭的人，都到都會來站在工場的機器傍邊。——這是近代世界的最可注目的現象。

第七節 英國 Chartist 的運動

我們在上面，把產業革命的大概，可以說是都說了的。獨立的家庭勞動者（手工勞動者）變成工場勞動者（機器勞動者）叫做資本家的這種階級，也成立起來；到了這個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相對立的時候，近世的社會問題，就發了端了。依據西特尼韋白（Sidney Webb）的說，英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就成了這個形勢；大陸則在十九世紀成的。

資本階級（以及工商階級）就是所謂第三階級，漸漸膨脹，增大他的社會勢力。遂對於以前的威權者——王侯及貴族起了政治上的革命——這就是就前面所說的法國大革命，而為他的先驅的是英國的革命。前面已經說過，法國大革命的原因，非常之多，簡直數不清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待說就是第三階級之勃興。從十四到十八世紀，因為新大陸發見和貿易隆盛，工商業就發達起來。所以以工商業者為中心的第三階級，也就勃興起來了。這個第三階級的人民，反抗貴族僧侶的專權而起的革命，就是法國大革命。這個時候，第三階級的人民，當然得了第四階級的人民的援助，才能完全成功，但是為中心，為指導者而活動的，還是第三階級。所以法國大革命，是第三階級，工商階級（Bourgeoisie）的革

命。爲法國大革命的中心動力的國民議會，是代表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這個議會，在一七八九年十月所發的人權及公民權的宣言裏面，宣言說：『人從一生下來，就有自由平等的權利，一切政治上團結的目的，是因爲保全這個天賦的權利的，主權的淵源，是在人民。』但是這個地方所說的人民，是單指公民而言，並不是說一切的人民。所謂公民，就是第三階級的人民。所以法國的大革命，是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革命，是工商階級（Bourgeoisie）的革命。因爲這個原故，法國的大革命，不得爲十分的民主主義的，並且不過是政治上的革命。

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在一八三〇年的七月，法國又起了革命。這個叫做七月革命。因爲這次革命，佈爾邦（Bourbon）王朝顛覆，路易腓立新即帝位。依據這一年的八月的憲法，貴族院議員，被廢止了世襲權利，貴族的特權，遂被剝削。但是在別一方面，選舉權的財產制限，還是存在。要納直接稅五百佛郎，才有做議員的資格。這就是把政治的權力，集中於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這個七月革命，和大革命一樣，也不過是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革

命。到了一八三二年，英國所行的改正選舉法，也和法國七月革命一樣，只確立第三階級在政治上的霸權。產業革命的結果，英國都會的人口，非常增加，所以把這些都會都定做獨立選舉區，並且對於有一定收入的，給與選舉權。這個改正，實在是只為第三階級而改正的。

照這樣看來，從大革命起，到七月革命止，都是第三階級的革命。但是到了第三階級掌握政治上和產業上的特權，占領社會上的優位，壟斷人生的幸福的傾向，顯著的時候，第四階級——勞動階級對於他相爭的形勢，也就早成了。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鬭爭，以後不久就發生起來，並且一直到了現在。法國大革命及七月革命，是新興的第三階級，對於第一，第二階級而起的鬭爭。但是等到第三階級得了勝利，把世界當做自己的東西的時候，第四階級，遂對他宣了戰。

開始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的鬭爭，也是英國。完成產業革命，和第三階級掌握政治上，產業上的霸權，是以英國為最早。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支配，打個比方說，就是

Bourgeois democracy(第三階級的民主主義)英國在十八世紀之末已確立了的。前面所述的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就是表示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全盛時期。這個時候的英國，實在是資本家的天下。亞丹斯密的產業上的自由主義，為穆勒邊沁，斯賓塞等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的哲學所支持，資本階級，遂不受一點妨礙，隨意而行。斯賓塞因為高唱經濟的個人主義，並且說道：『各人有辭國家的保護和拒絕納稅的自由……一切國民，都要納稅的，所以若勉強把個人拘束於國家統治之內，就是背人民的意思。使他納稅，就是明明白白的害他的權利。』照這樣給自由與資本家，勞動者不過只有「餓的自由」而已。麥阜萊在他的英國史裏面，說明當時的狀態道：『設若窮人對資本家道，這一點工錢，怎樣能生活？資本家一定答道，你們有承認和不承認勞動條件的自由。』麥道奈(Mac Donald)說道：『勞動者自由了。他們的自由就是走路的自由，飢餓的自由。』他們雖然推倒了專制政府，得了一點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既然生在勞動階級裏面，產業上的權利，為資本家所壟斷，遂不得受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壓迫。資本階級，有賺錢的自

由；勞動階級，有飢餓的自由；所以資本階級越弄越富，勞動階級越弄越窮。同在自由的名下的底下，簡直到了這樣的不公平！於是第四階級——勞動階級的不平，遂至於不能抑制。但是起初發現，就是英國的（Chartist）運動。這個實在是近代社會運動的嚆矢。

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就如前面所說的，是第三階級的政治上權力的擴張，並不是英國全體人民的意思。不滿意於這個選舉法改正，主張更徹底的擴張，大呼普通選舉的，就是這個（Chartist）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第四階級的人民，因自衛而起的。所謂（Chartist）是『自由之特許』的意思。這個運動的忠人物是高培德（W. Cobbett）何孔諾（Frascas O'connor）阿布林（W. S. O'Brien）等，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普通選舉，在社會上，以建設共產的新社會為目的。他們一派的主張是：『我們信一切的財貨，應該分配給造他的勞動者之間。我們不可不打破一種社會階級壟斷資本，使用別人，由此獲得利益，為奢侈的生活，而把別的社會階級當做勞動者，使他陷入和奴隸一樣的苦境的現狀。』這個運動，從一八三八年起，繼續到一八四八年，後來為第三階級所壓迫，終歸失敗。但是

英國 Chartist 運動，以失敗而告終的一八四八那一年，法國遂起了二月革命。這個革命和 Chartist 運動一樣，是第四階級的革命——勞動者的革命。

第八節 法國的二月革命

七月革命的時候，法國國民顛覆佈爾邦王朝，佈爾邦家的支系阿爾良 (Orleans) 公路易腓立遂即帝位。他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時候，曾爲甲古班黨 (Jacobin) 的黨員，爲共和政府盡力，早標榜民主主義。但是到七月革命起的時候，和第三階級結托，得了他們的援助，遂即帝位。他既然是被第三階級推舉爲王，於是就以得第三階級的歡心爲第一事，無論做甚麼事，總以他們的幸福爲念。選舉權也加了限制，全國有權的人，不過五十萬。由他們所選的議員，僅以擁護第三階級的利益爲事。第四階級——勞動階級的狀態，非常悲慘。譬如紡織工場，每天要做十五點或十七點鐘的工。譬如里昂的製綢工人，雖然做了這樣長時間的工，他的工錢不過十一個里俄。(當中國現在一角) 這就是除餓以外，沒有別法。但是他們在所謂『餓的自由』裏面，一方面餓，一方面又不可不作工。於是

勞動者難受這樣的痛苦，遂想提出請願書於議會，請設工場法。這個時候的首相幾佐 (Grisot) 罵道：「你們要盡力作工！你們僅能由作工免去困難。」但無論怎樣盡力作工，總不能糊口，是當時勞動者的狀態。於是像聖西門 (St. Simon) 福耶利 (Fournier) 這些人，起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實在不少。這個思想，很流行於第四階級裏面。但是路易腓立和輔佐他的首相幾佐的政治，愈弄愈壞，到了壓制勞動者更嚴的時候，遂成了革命之勢。

拉馬丁 (Lamartine) 等所領的急進共和黨，與路易卜蘭 (Louis Blanc) 卜蘭起 (Blangu) 等社會主義者結合，在各處行示威運動，要廢止王政，建設共和政體。在別的一方面，一八四七年，提出選舉法更改案於議會時，腓立親臨，表示反對，並且內務大臣屠夏德爾士 (Dechatelets) 公言政府此後，要抑壓一切的革新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勞動者的憤怒，簡直不能耐了。他們遂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大舉圍襲議會，強請革新政治，罷免幾佐。王見事情危急，遂免了幾佐的職。但是民衆湧起來的血，很不容易鎮靜。騷擾越盛，巴黎變了戰場。王遂再讓步使且爾 (Thiers) 及霍提隆拔羅 (Odilon Barot) 組織內閣，並且承認選舉法

的改正。但是民衆還不满意，遂襲王宮，王逃往英國去了。於是共和黨首領拉馬丁組織臨時政府，同月二十七日，遂公佈共和政治的成立。這就是二月革命的顛末。

所以二月革命完全是第四階級的人民——勞動者的革命。大革命和七月革命，是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革命。是新興的資本階級對於貴族僧侶的專橫而起的革命。到了二月革命的革命性質就完全不同了。二月革命，是 Proletariat (第四階級的人民)的革命。是勞動階級對於第三階級的橫暴而起的革命。前者純粹是政治上的革命，後者是政治上兼社會上的革命。前者可以看做政治的民主主義的表現，後者可以看做社會的民主主義的表現。我們到了英國的 Chartist 的運動，和二月革命，才看見立於社會問題之上的運動和革命。我們尤可注意的，是把二月革命，當做社會的民主主義勝利(雖然是一時的)的最初事實。

以拉馬丁爲首領的臨時政府，得了社會主義者很多的援助才成立的。二月革命，是拉馬丁等的政治上的共和主義，和路易卜蘭等的社會主義協力而成的。就是臨時政府的

成立，是共和主義的勝利，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拉馬丁鑑於二月革命的性質，他的施政方針，很尊重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就是以路易卜蘭以下五名社會主義者為秘書官，參加議事。又把承認勞動者的權利一事，編入憲法，設調查委員會為他的實行機關，以路易卜蘭為會長，以巴黎的各種工業的勞動者的代表五百人為委員。這個調查委員會，遂制定工場法，制限工作時間（巴黎每天十點鐘各地方每天十一點）設立勞動介紹所，執不要錢介紹的勞，又為勞動者建築租屋，為勞動階級的利益而施設的地方很多；又更進一步，議決設立國立生產組合。路易卜蘭於一八三九年，出了勞動組合論一書，在這個裏邊，他說了下述的意思。「要遏止資本集中的大勢，從資本家的壓迫底下救出勞動者，除了勞動者之間組織生產組合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但是勞動者自己，雖能組織，他們沒有支持他們與資本家對抗的財力；所以國家自己，不得不當這個重任。」於是國立生產組合，遂設立了。政府收買全國的工廠，把他分給勞動組合，把由這裏所生的收入，分做四分。以一分為收買工廠的費用，一分為救濟老衰和疾病的勞動者的費用，一分為工錢，分配給勞動者，

其餘的一分，就拿做準備金。於是在巴黎開了一個很大的國立工廠。先把勞動者，依他們有無技能，分做高等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兩種。使高等勞動者，從事於木工，金工各種製造業；普通勞動者從事於鐵路，運河，建築等工場以外的事。又做照軍隊，把勞動者組織做小隊，中隊，大隊，由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順次監督。工錢并不依照勞動的種類，功程，和時間而區別的，只要做工的人，無論那一個，每天給與兩佛郎。因事休業的，每天給一佛郎。想進工廠的人，政府無論甚麼時候，都要許可，不能拒絕。一生出來就沒財產的人，因為要生，遂不得不勞動。所以人既然有了生的權利，就有勞動的權利。人既有勞動的權利，設若勞動者，不能得職業的時候，有對政府要求的權利。這就是路易卜蘭的信條。國立工廠遂照這樣開了。但是國立工廠一開，大家都想進去，其數超過幾十萬，所以他的結果，完全失敗。勞動者設若一歸國立工廠的籍，假設就不勞動，也可以領錢，所以勞動者越懶越快活。進了工廠的人，都這樣懶惰，工場的收支，不能相抵，所以不能維持，遂閉鎖了。路易卜蘭以下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這個理想，不過是空計劃，同時又被遷出政界，完全失掉了。

立脚地。路易卜蘭的理想，固然是不可行的，但是又因為拉馬丁等政府當局，不能駕馭社會主義者，想斥退他們，所以雖然見到要失敗的，也使他們做。拉馬丁等共和黨所期望的，僅是政治革命。路易卜蘭等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是社會革命。他們雖然共同做事，而目的不同。所以共和政府的當局，沒有一點容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而實現他的理想的誠心。表面上容他的主張，內裏知道這個主張要失敗的，也叫他們做。把工廠故意弄到不完備，以下蘭的政敵安馬斯這樣的狡猾人，為工廠管理者，總想他們趕早失敗，所以雖然沒有他們的陰謀，也很難實行的國立工廠計劃，終歸於失敗，也是當然的。

路易卜蘭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於是失了脚。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民主主義的實際運動，着了先鞭的意氣，很影響於後世。現在全世界盛行的勞動運動，都不外繼續他的志。現在根本改造俄國和德國，而又瀰漫於世界各處的社會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可以說是上述的英國 (Chartist) 運動，和法國二月革命時的路易卜蘭等的運動的嫡派。社會問題，取甚麼路徑而生的，這一件事就是社會問題歷史的考察，依據上面兩章所述想來，可以

知道他的大要。以下就說社會運動的實際，和現在種種的社會問題。但是又不可不把爲現在社會運動和社會問題的基礎的現代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極平易的說一說。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解剖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

勞動階級發生的理由，就是資本階級發生的理由。他們是從同一理由相繼發生，相繼發達的。到了這兩個階級相對立的時候，近世的社會問題和勞動問題就發生了。

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發生的路徑，由上面所述的，可以知道大概。但是因為便宜上，再要簡單的，把資本的經濟制度如何成立，再下一個比前明確的說明。

中世紀的歐洲，就是近代的國家還未發生以前的歐洲，是在封建諸侯的專制底下，分爲很多的小地方。這些小地方，多有特殊的習慣和言語，政治是獨立的，經濟也是獨立的。產業是小規模的；無論工業或農業，都是以自給自足爲旨。前述的同業組合，就在這內裏發達起來。但是從中世的末葉，因爲新大陸的發見和其他的理由，遂開始新工業上和商業上的活動。產業的規模，既變大了，所以從來區分爲很小的地方，不能爲他的單位。就是經濟上，到了要比較大的單位。經濟的必要，就是政治的必要。於是封建制度倒壞，諸侯

的勢也衰起來，以前分立的小地方，遂統一於君主的權力之下。到了這個時候，近代的國家遂成立了。總之，近代的國家，是與資本主義勃興，一起發達的。歐洲的近代國家形成的歷史，不外是資本制度形成的歷史。

產業發達，和產業革命以後，生出了資本階級，產業的主權，為他們所掌握，遂完成了資本制度。前述的亞丹斯密所唱的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祖述他的英國正統派的經濟學說，對於確立資本制度很有功勞。

由亞丹斯密的學說，鞏固了基礎的資本制度所支配的當時的經濟政策，對內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第三階級的民主主義，所謂政治的民主主義）。對外是自由貿易，門戶開放，和平主義。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資本主義遂和帝國主義相結合。於是到了資本的帝國主義的時代。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的原因，實在是這個資本的帝國主義。亞丹斯密在他的殖民論裏面說道：『母國和殖民地之間，若行排他的貿易，則不獨有害於殖民地和世界，並且有害母國。』所以母國要使殖民地自由平等的與

世界貿易是當然的事。於是殖民地就是要手續和用費的無用長物。」這一說與自由貿易論，同爲當時資本制度的信條。爭戰的原因，大概都是爭奪殖民地和新市場。設若與殖民地之間，避去排他的貿易，無論怎樣都要取和平主義，那麼就不至於起戰爭。設若資本制度，不化爲帝國主義，那也就沒有甚麼好戰的性質。所以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十九世紀，是戰爭很少的時代。尤以資本制度的發源地英國，在十九世紀，是很和平的國。美國所以能那樣的容易獨立，也是因爲英國不大好戰。但是資本的帝國主義，不久就來了，資本的帝國主義的時代怎樣來的呢？河上肇在貧乏物語裏面解釋舍利格滿 (Seligman) 的說話。因爲說明的便宜上，把他轉載起來。「我在最後關於世界和平，要說幾句話。歐洲的天地，現在大亂爆發，已變爲戰場。但是無論那一個，總知道這次大戰的眞當局者，是英德兩國。爲甚麼是這兩國的糾葛呢？經濟上的利害衝突，實在是兩國不和的根本原因。我現在關於他們的利害衝突，沒有詳說的時間，但是英德兩國，已由貨物輸出的競爭時代，進了資本輸出的競爭時代，這個更是他們不和的原因。因爲一國的產業，發達到某

程度以上的時候，因為商工業的利潤漸漸集積，資本豐富的原因，若把資本投於海外的未開國，所得的利益，要比投於國內的事業高些。所以資本輸出同時與貨物輸出，成為經濟上的重大問題。英國於五六十年前，已早到了這個時代，以後對於南北美及世界各地，盛行輸出資本，所以現在因為這個資本的利息，每年可見巨額的輸入超過，這是人人所共知的。繼英國而入資本輸出的時代的，就是法國。但是法國因為下述的兩個理由，關於資本輸出，不能為英國的有力競爭者。第一理由是法國停止人口增加。因為這個原因一個人的富當然是增加的，而全國的資本增加的速度，究竟不能像英國這樣盛。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法國的人民大概是保守的。因為這些原因，法國的資本，只以投於西班牙，比利時這些隣國為主，在世界的資本市場上，究竟不能為英國的有力競爭者。所以世界的資本市場，差不多都為英國所獨占，已有好久了。但是近時德國，產業上猛然大進步，不久遂入了資本輸出的時代，並且到了這世紀，年年為更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因此從來差不多為英國獨占的世界的資本市場，遂加了有力的競爭者，英國的利益，一天一天被脅迫起來了。

照這樣英德的糾葛久結不解，遂爆發而成這次大戰。」就是產業發達到了或種程度以上，資本豐富了的結果，遂生出投資海外的要求，就是資本輸出的要求。並且因為銷售與產業發達共起的豐富貨物，想在海外得新市場的要求，更為痛切了。所以因為資本輸出和貨物輸出，遂開始爭奪殖民地和市場。國家現在當做資本制度的機關，或他自己當做資本家，注全力於這個爭奪。帝國主義化的資本主義，資本的帝國主義，遂變成了侵略的，好戰的。這次世界的大戰，不外是從英德兩國的資本的帝國主義的衝突而起的。

上邊的說明稍為扯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到了極端，就生出了帝國主義。歐洲的大亂，和最近接着而起的社會運動，不過是對於資本主義的積弊，起的一個爆發的現象。我們在下面要把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精神，稍說一下。

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是從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生的。經濟上自由競爭的結果，就是經濟上的優勝劣敗。經濟上的優者，是有資本的；劣者是沒有資本的。有資本的人——資本家階級——在自由競爭上，常是優者勝者。資本，因為與他的量比例而增加照

引力的法則，遂集中於有較多資本的人的手裏。所以遂生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態。資本階級之出現，實不過在經濟上樹立一個封建制度。資本是現代的生產的中心。經濟以資本為主而成立，經濟上的生產、交易和分配都由資本家支配，現在的經濟組織，也可以稱做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下面，一切的利益，不得不為資本家所壟斷。勞動階級可以正當主張的利益，都為資本階級所壟斷的事實，當做事實看，固然是很古的，但是像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一樣的明確表現，還沒有見過。

第二節 企業

宗巴特舉黃金欲和企業精神兩樣，做資本主義的出發點。

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是資本主義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企業這個事，完全沒有成立，也沒有存在。企業要資本才能行的。想做企業家，不可不先做資本家。沒有資本的勞動階級，沒有為企業家的資格。不是資本家，不得為企業家的事，是因為利益為資本家所壟斷，是因為由經濟的封建制度而成，是因為勞動階級的困疲。現在再把企業給與勞動者

的不便利和弊害。稍說一下。

生產的量，只限於人類生活的必要的時候，沒有成立企業。生產只以交換和利益爲目的而行的時候，才生出企業。資本家制度還沒有生，因之企業也沒有行的時候，是應直接的需要，才生產的，所以叫做市場這種東西，沒有存在。到了以自由競爭爲原則，因利益而行企業的時候，於是就生出了市場，生產也就揣摩市場而推移竟專爲市場而設了。市場究竟是甚麼東西？簡單說，市場就是需要和供給的折衝離合的地方。現代的生產，并不是先把需要正確知道了，然後再生產的，乃是僅僅估量或猜想而生產的。就是瞎着眼睛生產。所以供給和需要很相適合的時候，固然也有，但是不合的時候，也就不少。供給比需要多些，或少些，兩者不能適合的時候，是很不少的，於是供給不能預先確實知道需要的性質和數量，需要也不能預先正確知道供給的狀態怎樣，雙方都是暗中搜求對手，會着的時候，能結合就結合，不能就這樣的算了。這樣行競爭的，就是市場。所以因爲市場存在，供給不知道需要，需要不知道供給，雙方僅以想像，預定對手爲必要。需要和供給都互相

知道的時候，市場就不能存在。就是市場這種東西，是行盲目生產的現代經濟組織的特有物。

第三節 恐慌

現在的生產，不是爲直接需要者而行的，是以市場爲目的，當做所謂市場生產而行的。他的生產物，變爲貨物而現於市場。這就是表示現在的生產和消費，都是在不安的狀態。生產僅由考察市場的情形，依着想像的計畫而行的，所以他與需要適合不適合，要等到貨物到了市場，才能見的。但是某種貨物，出了市場不久，就可以知道他和需要適合不適合，而別種貨物，非經了很長的時間，不能知道。又某種貨物一時雖找着需要，不知這甚麼理由，這個需要又失掉了的事情，也是不少，所以生產者在生產的時候是非常不安的。一切的生產，到這個地方，甚至於帶了機械的性質。并且不安，在需要者——消費者一方面，也是有的。消費只依賴着市場的供給，所以一旦有了荒年，戰爭和別的原因，生產杜絕，所需的不到市場來的時候，消費者遂不得不感困難。以市場爲目的，以企業爲宗旨，而行生產

的現代經濟組織，實在是有這樣的不安狀態。

設若需要和供給，消費和生產，很相一致的時候，這樣的不安，當然是沒有的。設若生產交易，有甚麼統制和秩序，兩者也會能一致。但是以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為根底，組織的現代經濟界，不是這樣。現代的經濟界的狀態，是無秩序，無統制，並且可以叫做無政府的生產交易狀態。在這個時候，固然也行調節作用。設若生產超過需要，就把他調節下，使他縮小到和需要相調和的程度，設若生產不敷需要，就把他增加起來，使和需要相合。於是就有一種市價和物價，行一種晴雨計的作用，很銳敏的表示需要的適否，給法則與生產者，生產者依據這個，就可以對於需要，調節生產。但是這個調節，不能好好行的時候很多。於是就發生生產過剩的事，所謂恐慌現象，遂生出來了。

生產過剩的事，若不在盲目生產，為市場而生產的現代經濟組織之下，簡直是看不見的。前面已經說過，在現代的經濟組織之下，生產者是因為營利，把生產當做企業而行，預想市場的狀況而行。對於市場的預想，設若中了，倒還可以，設若不中，於是就生出生產過剩的

事。當一種貨物需要很多，他的價錢也跟着騰貴，對於市況生產者有利的時候，大家都想發大財，盡力生產，於是因為太過於投機，致陷於生產過剩的事，實在不少。照這個樣子，貨物沒有出處，生產者遂到了關閉工場。這個時候最困難的，莫過於解雇的勞動者。生產不安，同時就是勞動者不安。

恐慌的原因，有一說是如上所述，說是生產過剩的結果，但是也有說是需要不足，就是消費不足的结果的。恩格爾(Engels)是執前說，羅特彼爾突(Rodbertus)是執後說。羅氏他以爲一方生產大進步，別一方沒有十分消化他的消費，於是就起恐慌。元來生產過剩這件事，只在某種特殊的產業部類，才能起的，沒有一般的生產過剩的事。設若社會一切的人，都沒有滿足了所有的經濟慾望，都沒有得所需的東西，那就不能起一般的生產過剩。但是使一切的人，都滿足他的所有的經濟慾望，使他都得所需的東西，是做不到的事，所以一般的生產過剩，是不會起的。生產過剩的現象，實在是需要不足，消費不足。并不是貨物太多，乃是沒有買他的能力。心裏想買，心裏想非買不可，固然就是有要求，但是若沒有

買他的力，就不能成爲需要。要求并不就是需要。要把要求變成需要，非有可以獲得的手段，就是給價錢的能力不行。但是雖有要求，沒有把他變做需要的力，遂生出需要不足。因爲這個原因，實際雖然不是生產過剩，而現出像生產過剩一樣的狀態。不要的貨物，不多生產，生產的貨物，都是必要的，設若一般沒有買的力量，這些貨物也就是過剩。羅氏照這樣解釋說恐慌的原因，在需要不足。

不是生產過剩，乃是需要不足。——這個事實究竟是甚麼意思？需要不足的內面，有我們應該注意的大問題存在。財貨是社會一般都要的。資本階級也要，勞動階級也要。資本階級的人，有使要求成爲需要的實力。必要的東西不能買的事，只在沒有貨物的時候有的。所以資本階級，沒有需要不足的事。假設就有，因爲他們的人口，比較要少，所以他們的需要不足，不能給市場以致命的大打擊就是不能惹起恐慌。但是在勞動階級一方面，需要而不能得的時候很多。就是勞動階級，需要不足。而他們的人口，又比較爲多，所以他們的需要不足，即刻就影響於市場。恐慌的原因，是需要不足。而需要不足，是勞動

階級的需要不足。一方面生產漸漸增加，一方面因為生產而粉身碎骨的勞動者的所得，却沒有跟着生產增加而增加。就是勞動者的購買力，還是弱的。於是就生出需要不足的現象。設若為生產而工作的勞動者的所得，與生產的增加相應，那會不致於生這種現象。若把恐慌看做勞動者需要不足的結果，就可以在這裏發見現代經濟組織的非常的矛盾和不合理。勞動者對於增加生產，很用了力，而他的所得，沒有增加。非常貧窮，不能買必要的東西。於是遂成需要不足和恐慌。恐慌一來，資本家固然困難，但是更困難的，就是因為事業中止，被解雇的勞動者。他們一錢都沒蓄積，遂不得不徬徨歧路。是怎樣的矛盾！是怎樣的不合理！這種矛盾和不合理，是現代的經濟組織，所謂資本制度的固有物。設若把恐慌的原因，不看做生產過剩，而看做需要不足，那麼，與其說他是生產上的問題，不如說他是分配上的問題。分配不公平的一件事，不獨是恐慌的原因，并且給現在的勞動問題以很多的動機。

第四節 掠奪勞動

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一切的權力，都集中於資本家之手，並且集中於資本的自身。現代的生產，是由資本家的私的企業，就是由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根底的資本家的企業而行。生產和分配，都歸資本家掌握。資本家把生產做私的行，又把生產所生的價值的分配，也做私的而行。生產不由公共的機關，公共而行，譬如不是由國家的手，當做國家的事務而行，乃是由私人的手，私的而行，都在以營利為目的之企業的組織之下而行，這就是現代經濟組織的特徵。私的生產，私的分配，就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特徵。設若生產是因為公共團體，和組織這個團體的各個人的需要，由公共團體當做公共的事務而行，那麼，生產的價值的分配，也應該應着公共團體，和組織這個團體的各個人的必要而行，在這個內裏，當然沒有甚麼營利的觀念，企業的一件事，也不致於成立。生產既然以營利為宗旨，當做私的而行，那麼，分配也當然必在為分配的人的營利計畫底下而行。為分配的人，是資本家。就是分配也和生產一樣，是為資本家的營利而行的。這一個不公平，也是不得已的。勞動者憤於這樣的不公平，想自己計畫事業。但是無論怎樣，

勞動者沒有這個力。有人或者要說：『法律是保證人類的自由平等的。沒有不是資本家，就不能為企業的道理，所以勞動者若是自己大大的做起來，豈不是好嗎？』但是無論如何，企業要資本才能行的。資本家就是企業家。沒有資本的勞動者，完全沒有為企業家的資格。恐怕又有人說：『設若沒有資本，借起來不行嗎？』不錯，借錢的法則，是十分設備得好的。叫做銀行這樣偉大的金融機關，是為這個成立的。但是可痛呀！沒有一件東西的勞動者，沒有利用這個機關的信用。在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若想做企業家，要自己有財產，不然就要有借錢的信用。這兩件勞動者都沒有。要勞動者自進而為企業家，實在是強人所不能的事。於是勞動者不得不為資本家，企業家所雇用，盡力於生產，而由生產所得利益，都為資本家任意所壟斷，他們自己遂不得不陷於生活窮困。這不是錯了的事嗎？在現在的生產組織下面，從事於生產事業的，是資本家和勞動者。由兩者共同的作業，生產才有他的結果。無論怎樣說資本是中心，生產僅倚着資本，是不能成立的，生產的功，差不多一定要待勞動者。所以生產的結果若良好，企業若成功，所得的利益，一

定要正當的分配與資本家和勞動者。但是設若一看實際的分配狀態，勞動者所得的，實在很少，並且把他當做工錢，在市場上定了一定的額。企業雖然得了好成績，有很多的利益，但是勞動者的工錢，不能因為他多得一個。利益都為資本家和企業家所壟斷。這不是頂不好的事嗎？這個叫做掠奪勞動。資本家實在是從勞動者掠奪他們的勞動。勞動掠奪的事，由產業最盛的地方，貧民越多的現象而證明。像里昂（Lyons）滿且斯達（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這些產業越繁盛的都市，貧富的懸隔越甚，陷於悲慘境遇的無產者越多。因為高且富的階級的利益，剝奪低且貧的階級的利益，是現在社會的一般的趨勢。

第五節 工錢的鐵則

像這樣產業越盛，勞動者就越困難。多數者的困難，當然是資本家壟斷利益的結果，乃竟有把這個當做不可免的法則而說的。像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就是這個。馬爾塞斯說多數人的貧困，乃是人類生存上的自然法則。他舉人口的增加，是依着等比級數而進，食

物的增加，是依着等差級數而進，就是人口的增加率，比食物的增加率高些的原則，當他的理由。人口設若沒有妨礙他的原因，是依着每二十五年變做二倍的一，二，四，八，十六的比例而增加。但是食物只依着一，二，三，四，五的比例增加。其結果就是人常苦於食物不足，多數者的貧困，實在是沒有法的事。這就是馬氏的人口論的要旨。資本主義的學者，依着馬氏的學說，是認多數人的貧困。但是馬氏的學說有缺點。第一，就是食物的增加，并不是如馬氏所說的一樣低率的。馬氏死後僅百年，這百年內中，科學非常進步，產業的生產力，也就非常加高。生產技術的進步，事實上證明馬氏的學說不正當。譬如要使馬氏的學說徹底，有收穫遞減的法則。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定的土地，所得的收穫的量的增加，決不是與加於這個土地的勞動量的增加，同一比例。但是這個法則，是把生產技術的進步，置於度外的，所以與事實不合。現在無論看世界的那一國，文明一進步，農民的數，與全人口比較，是非常低下的。設若事實上收穫遞減這件事，那麼，為農民所養的一般人民的數，應該比農民的數，年次遞減，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比較上農民的數減少，而為農產

物所養的人，反一天一天的增加。譬如美國的總人口，在一八七〇年是三千九百萬。其中都會的人八百萬，就是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一。但是依據一九〇〇年的統計，總人口到了七千九百萬，都會的人口，差不多超過了二千五百萬。就是從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一，增加到百分之三三。但是小麥的輸出，也從五千四百萬蒲式耳（bushel 約我國三升半強）增加到一億八千六百萬蒲式耳；綿花的輸出，從三百萬捆，增加到七百萬捆。這個雖然只是一例，但是因為收穫遞減，人都苦於沒有食物，陷於貧困的事，實際上絕對是沒有的。現在沒有飯吃，很為困難的人很多，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也不是收穫遞減的罪。乃是資本家壟斷利益，和分配不公平所致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學者，因為辯護資本主義，拿着馬氏的學說，說多數人的貧困，是從自然法則來的，認為不得已的現象。但是馬氏說要從貧困裏面，和以貧困為原因的罪惡裏面，救出人類的生活，除掉了制限生殖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一段，為他的結論，而他們資本主義學者却避了他的結論。在現在的社會裏面，人口過多，——貧人多的事，是因為資本家使工錢低廉，可以增加自己的利益所致。你們的貧困，

是不得已的，因為是自然的法則。沒有法子，只有用力作工。這就是資本家對於一般勞動者的態度。資本家決不顧及因為他們自己壟斷利益和分配不公平，使多數的人陷於貧困的事。加爾敦 (Carlton) 教授說道：『資本家根本的以增加利益和紅利，及多賺錢的事業為目的。他們想增加勞動者的生產力，但是不想增加他的工錢。做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家想低減生產物資的勞動費。』企業的精神特質，是儉約。企業家私的生活，無論怎樣豪華，而在企業的內部，以儉約是唯一的道德。總想把生產物資的勞動費低減就為這個儉約的緣故。雇用過剩的勞動者，支給多額的工錢，或因為給職業與過剩的勞動者，亂擴張事業，或計畫無成算的新事業這樣的事，是反對所謂儉約的企業道德。務必要把勞動費弄低些，是他們念念不忘的事。於是勞動階級，直接因為這個儉約的企業道德，間接因為由前所述的恐慌所致的事業中止，遂生很多的失業者。失業者的增加，是現在勞動階級最悲慘的一個現象。馬克斯一派的人，關於失業的問題，說了下述的一段：一方面富集積於少數的資本家之手，同時一方面多數的勞動者，更陷於困難，乃是資本主義的經

濟組織的必然結果。而機械的進步，當然引起生產上技術方面的進步，當做工錢支給的資本，漸漸減少。當做工錢的資本這一部分，他的額當然是絕對的增加，但是和別的部分，就是為機械及別的東西而用的一部分的增加的比例比較起來，相對的說，他的增加，實在是很少。別的一方面，勞動者的人口增加，又不得不使工錢漸漸低落。工錢照這樣漸漸低落了，但是人要生存，一定有個必要的費用的最少限度。無論怎樣說是勞動者，他既然是人類，那麼，若要維持他的生活，非有必要的費用的最少限度不行。工錢接着低落，到後來低落的生活費的最少限度，那就再想低落，也沒有低落的餘地了，於是就不得不以這個為限度，停止低落的勢。在別的一方面，因為勞動者的人口增加，簡直不知道止處，所以這些人裏面，定有不得不變成勞動上不必要的東西，當做過剩人口，排出勞動市場。這些被排出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就是失業者及無職者。所以他們對於勞動市場，就像軍隊一樣，形成一個最大的預備軍。以上所述的，就是馬克斯一派所說的。但是我們不能照原樣，容受這一說。事實證明這個說不確。工錢漸漸低落，到生活的最少限度為止的一說，是

拉撒爾(Ferdinand Lassale)等常常歡喜說的『工錢的鐵則』這個名稱。但是事實上是恰相反對，工錢是漸漸加高的。若把現在的勞動者和以前的勞動者比較一下，那麼，現在的勞動者所得的工錢，是要比以前的多些。事實上已把這個事證明了。所以馬克斯的『工錢的鐵則』——工錢遞減說，是和他的食物遞減說一樣，不能照原樣容認的。勞動者所得在絕對全額上，是明明白白的增加的，或者要增加的。最可注目的，是入了十九世紀後半的工錢，非常騰貴。但是他的絕對額固然增加，設若把他與一般的經濟大進步比較，特別的與資本階級的所得的激增比較，那麼，不能不說，他的增加度是非常低的。從這個意思上說，就是相對的看起來，可以說勞動者的所得減少了。在這個範圍以內，馬克斯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事，決不是錯的。並且勞動者所得，就絕對金額上，雖然增加了；但是同時一般物價也騰貴起來，社會一般的生活標準，也高起來了，所以到底還是不能免窮困。增加的，是名義工錢，實際工錢，可以說是減少了的。

第六節 窮困者的增加

河上肇博士，在他著的貧乏物語裏面，把世界上窮人怎樣這門多的理由，引詳細的實例，說明了的。他說『貧乏』這兩個字，大概有三種意思，第一個意思的貧乏，就是對於有錢的人，自己是貧乏的，他的要素，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第二個意思的貧乏，就是受救恤的貧乏，他的要素，是在經濟上的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第三個意思的貧乏，就是不能得生活的必需物的貧乏，他的要素，是在經濟上的不足（economic insufficiency）。現在把第一種貧乏的人，暫且不說，至於第二、第三的貧乏的人，我們周圍不知道有多少，這大概不待言的。據博士的說明，第三個意思的貧乏，就是以『經濟上的不足』為要素的貧乏，——可以為這個普通的意思底貧乏的標準，是可以叫做貧乏線的一線。貧乏線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必要費的最下限度上畫的線。在這個線以下的人，——不能得最下限度的生活必需費的人，就是貧乏人。正在這個線上的人，辛辛苦苦，只能得最下限度的生活必需費，沒有一點剩的，所謂一天過活一天的人，也是貧乏人。假設前者是第二階級的貧乏人，後者是第一階級的貧乏人。博士說道：

『試把世界富國之一的英國的狀態，略述一下。據一八九九年，富商崙士理在約克（York）（當時人口七萬五千八百十二人）的調查，當時屬於第一階級的貧乏人，總數有七千二百三十人，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但是若和勞動者的總數比較，就相當他的百分之一四・四六，若與總人口比較，則占他的百分之九・九一，若合計第一級和第二級的貧乏人，他的總數就有二萬零三百二人，也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他的比例，實占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四三・三，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七・八四。這個雖然是經濟界很繁盛的一八九九年的調查，但是結果，實在是像這樣的。不能超出貧乏線以上，連僅僅維持肉體健康的收入，都不能十分得利的人，差不多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三。』博士更舉了幾個實例說道：『接着說一樣的話，很覺得無趣，但是要把所說的話弄正確起來，所以把最近所行的調查，簡單說一說。這是從一九一二年的秋天到一九一三年的秋天所行的調查。他的結果，是統計學者婆乃（Bowley）和巴乃特哈斯（Burnet-Eurst）的共著，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這個是和先述的崙士理的調查一樣，不是限於一都市，乃是選四個情形不同的

都市而調查的。有些地方，竟比崙士理所調查的結果，還有不堪的成績。崙士理調查的時候，屬於第一階級的貧乏人，不過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若據這一次的調查，萊特因（在蘇格蘭中央的東部，約有八萬七千人口的都市），占全市人口五分之一；滑林敦（在英蘭之西北，近於威爾士的海岸的地方，人口約七萬二千），占全市人口的八分之一，是第一階級的貧乏人。這就是比約克市更要壞些。但是在羅撒姆卜敦（在英蘭之中部，倫敦之西北，人口約九萬），則其比例不過十二分之一，在斯坦萊（在倫敦之西，人口約二萬三千），則不過十七分之一。這就是比約克市的狀態，還要良好些。照這樣看來，雖然因都市的經濟情形不同，他的比例也不限定一致，但是我們若看上述的幾個例，就可以知道爲世界富國之一的英國，也有很多不能得維持肉體健康的收入的貧乏者。」

由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怎樣分配不公平。

第七節 勞動者的生活

工錢低廉，和由恐慌及別的原因，常生出失業的人，於是勞動者的生活，就不得不困苦，不

得不被脅迫。而失業者，和無職者的增加，又使低廉的工錢，更變為低廉。雖然是勞動者的工錢，但是總不出經濟上的法則需要供給的關係。勞動者一方面既與貧困，窮乏，疾病等奮鬥，一方面又不得不受痛苦於勞動者自己內裡的工錢競爭。於是為資本公司所乘，遂不得不以比較低廉的工錢而勞動。我們現在又不可不舉婦人小孩的勞動者增加的事，為使工錢低落的別種原因。機械發達的結果，以前非一個男子不能做的事，現在婦人和小孩都能做起來了。女工和童工，與男工比較，可以拿最低的工錢傭雇，所以資本家都想不用男工，而用女工和童工，以節省勞動費。女工和童工，於是就增加起來了。舉個例來說，美國當一八八〇年的時候，註了冊的女工，只有二百六十四萬七千多人，到了一九一一年，竟超過了七百萬，更新加了四百萬的童工。由企業上的一原則儉約來說，這固然是當然的事，但是因為這個原因，家庭就不得不破壞了，正在長的生命，就不得不被虐害。所以就不說使一般的工錢低落，只就這一方面，也是很悲慘的事。童工的狀態，怎樣悲慘，我們只要看宗巴特教授在工業勞動者問題一書裡面的一章，所舉的事實，就可知道。這個是

從一八四〇年，英國政府關於工業勞動者內面的童工的狀態的報告書的一節中抄出。若就『手工業及工場工業的童工狀態』看，裏面寫道：『普通的勞動開始時期，是在七歲或八歲，但是也有三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勞動的。至於五六歲的時候，開始勞動的，已是不少。從十歲或十二歲或更年長點，才開始勞動的工業，是很少的，大概都是在未滿九歲以前，開始勞動的。從事於這些手工業或工業的勞動者，大部分是在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內中也有未滿十三歲的。未滿十三歲的人數，比較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人數，固然也有一樣的，并且還有多些的，但是就大概還是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占多數。比較多些的從事於手工業及工場工業的年少女工，與上述的童工同年的，是在一塊兒勞動。有時候童工比年少女工要多些。很少的時候，也有應該為未成年的工人所作的事，都為少女及年青的女工所作。』又「關於鑛山業」便有像下面的報告說：『也有在四歲，或五歲，五六歲，七八歲的時候，小兒就在鑛山，開始工作的，但是普通的工作開始年齡，是八九歲。在鑛山勞動的人，大部分是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也有未滿十三歲的。這些年齡還沒有到的

少年所擔任的事，是斥候坑道的入口，就是到了開始工作的時候，就先來鑛坑，等事完了，才能出坑。像這樣的事，簡直不能叫做勞動，但是少年做工的地方，大概都是很黑暗的，并且是一個人，所以設若沒有裝煤的車子，跑來跑去，簡直要像拘禁在寂寞的獨身房裏一樣。若是在煤層豐富的地方，馬也可以拿起來用，即或不然，傍邊的路，也隔做事的地方不遠，所以這些童工的位置，因為從主道來的光，感沈鬱，昏迷，寂寞的事，比較要少些。設若在別的地方，這些童工在坑內工作的時候，全然是單身住在黑暗世界，所以他們在冬天的大部分，除掉了事業中止和星期日以外，簡直沒有見着太陽，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後推前挽，把煤車從做工的地方，運到主道或坑口，并不是普通的工作，這些事都是六歲以上的人做的，所以依據證人的證明，要童工的體力，沒有間斷的緊張。」

照這樣看來，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他自己已是很悲慘的。加之他的結果，又是一方面如上所述，使一般的工錢低落，一方面破壞家庭，紊亂風俗，釀成別的悲慘的事。以前出外做工的，是家裏的主人一個人，等到事完回來的時候，妻子在很快活的裏面接他，安慰他一天

的勞苦；到了現在呢，一家都分散了，家庭的樂趣也因此失掉。並且這些童工和女工，爲猥雜的工場生活所毒，也有不能正當保持心操的。羣集起來工作的事，怎樣損害人心，我們看看工場街市的風紀紊亂的事實，就可以知道。

工場勞動，不獨損心，並且還要損害身體。這個事情，若把工場的設備，弄完全起來，當然可以防止一點，但是工場勞動，本來不是宜於衛生的東西。第一，傷害者的增加，是近代機械工業的一特色。由鑛山的炸藥(Dynamite)爆發，煤坑內的煤氣爆發，和工場內的蒸汽起重機，及別的機械而起的勞動者傷害的事，我們差不多天天在報紙上看得見的。舉個例來看，美國在一九一三年一年之內，只就即刻斃命的而言，有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五人。而工場鐵路鑛山的負傷者，每年平均不下七十五萬人。即就日本而言，從大正三年到大正五年三年之內，因爲鑛山的災變而死的，有一千七百三十三人，因爲煤坑的煤氣爆發而死的，有一千七百四十六人。以上是意外的傷害，因病而死的，也就不少。就日本的統計看，從事於紡績業的工人的死亡率，比各職業的人爲多，一千人內約有六十人，直到了日本

人口死亡率的十倍。而其死因，都是肺結核。

以上所述的失業者之增加，受傷者之增加，女工童工之增加，家庭之破壞，和工錢低落，都是近代工業勞動釀成的最著的弊害。

以下更以宗巴特教授的爲主，把現代勞動階級的特質，略說一說。

第八節 現代工人的特色

宗巴特教授第一舉生存上的不確實性，爲近代工人的特色。生活不安，是脅迫現代一般工人的惡魔。工人的生活，爲甚麼不安？這個也是不待問的。他們沒有資產。他們只拿手來謀生。他們只以「從手到口」而生。再說一句，就是他們賣勞力以得工錢，拿這個唯一的財源，支持自己和家族的生活。但是要賣勞力，是和賣貨物一樣，須把他提供到市場上，與對於他的需要相競爭。他的結果，就是若和需要相合，就能得職業，不然，就要當做失業者剩在一邊。即或得了職業，而工錢的高低，還是完全因勞力的需要和供給的關係定的。從這個意思來看，勞動也不過是一種貨物。而勞動市場的需要和供給的關係，由

於經濟界一般的景况是變亂無常的。但是這個經濟界的一般的景况，如前面所說的一樣，是很無秩序的亂脈，所以由他所支配的勞動市場的狀況，也不得不變為不安定。他們不知道恐慌幾時襲來，而使他有失業之虞。雖然僥倖得了職業，而能否得以糊口的工錢，還是問題。他的境遇，沒有安定，他們的生活，沒有保證。由自然所給的不安，生出迷信，由階級所給的不安，惹起革命。困苦工人而使他們革命的一方面是貧窮自身，同時又是生活不安。生活不安這件事，無論在甚麼時代，都是限於無產階級。譬如因年荒而為飢餓所襲的事，從古來就有的。但是使現在的工人，生活不安的，不是像荒年這樣的經過，乃是由現代特別的經濟組織的自身。所以只要經濟組織一改變，即刻就可以沒有的。以上所述的不安，就是這個性質。

宗巴特第二舉工人和一個雇主結雇傭契約，而處於從屬的狀態的事，為現代工人的特質。這個固然單是雇傭契約，不和以前的奴隸一樣，把人格都賣了的。不過只規定對於一定的工錢須為一定的工作。他們並不是和奴隸一樣，被束縛的，乃是自由的。但是他

們的自由，爲前面所說的，是「飢餓的自由」，一受了雇傭，設若不照雇主的意工作，就不能得飯吃，這與奴隸有甚麼不同的地方？「飢餓的自由」固然是自由，却又不是自由。某學者把階級的征服的事實，分做三階段說。第一，是奴隸制度。古時各部落之間，常常爭鬥，強的部落征服了弱的部落的時候，征服者就把被征服者，帶回自己的部落，救助他們的生命，而束縛他們的一生，使做獻身的工作。這就是奴隸。古時以得奴隸爲目的而戰爭的，實在不少。既然是以武力搶得的奴隸，當然就要服從武力。於是這些奴隸被使役的，和使役的主人之間，就生出了不可逾越的階級。那麼，這個使役者和被使役者，掠奪者和被掠奪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兩者的利益，當然是每事都相反的。這個奴隸制度，實在是階級對峙之始。與這個奴隸制一起發達，或者從這個制度生出來而發達的，就是農奴制。這個農奴，在俄國近代還存在。這個比較純粹的奴隸境，遇是稍好些，但是還是隸屬於土地，沒有人格上的自由和獨立，依然當着被使役者和被掠奪者，任地主使喚。但是農奴制再一轉，而變爲現代的工錢制。到了爲地主階級的封建諸侯沒落，工商階級勃興，與

近代的國家相扶助，樹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盛行機械工業的時候，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遂當做兩個階級，對峙起來了。這個時候，一方面自由土地，差不多全部都歸了資本家，一方面自由平等的思想，風靡世界，所以農奴制度，就完全衰滅了。代農奴制度而起的，是工錢制度。在工錢制上，找出了位置，就是現代的勞動階級。依據工錢制的現代勞動者，不和奴隸及農奴一樣，自由受了束縛。既有移轉的自由，又有選擇勞動的自由。與奴隸及農奴，在橫暴的使役者的壓制底下，手足都不能自由的狀態，是大不相同的。他們不過是由契約而賣勞力。但是現在還有人，拿着「工錢奴隸」這個名詞，來叫勞動者，是甚麼原因呢？這個因為是他們在形式上，實在是自由的，而事實決不自由；現在的法律，雖沒有承認工錢奴隸，而實際上，已把他們放在一種奴隸的境遇裏面。他們所有的自由，是餓的自由。他們實在是自由，但是若想活用這個自由，那就非即刻挨餓不可。他們設若對於雇主抱不平，固然即刻就可以解除契約的，但是一旦把職業丟掉了，就很不容易再得。假設就再得了職業，現在的雇主，比以前的雇主還要虐些也未可知。產業上的主權，既歸資

本階級所掌握勞動者自己，既沒有企業的能力，那麼，勞動者除掉了被雇主所使用，而謀生活費以外，簡直沒有別法。工錢，工作時間，和別的一切條件，都由雇主選擇，無論在怎樣的薄待之下，只得唯唯奉命。雖然不是奴隸，實在和奴隸的境遇一樣。「工錢奴隸」這個名詞，就是說他們的。所以勞動者對於資本家，就和古時的奴隸和農奴，對於主人一樣，完全放在從屬的地位。設若雇主心裏不喜歡，即刻就可以解雇，那麼，從那一天以後的飯，不知到甚麼地方去找，所以只要是雇主所命的，無論是甚麼事，都不得不聽從。最可注目的，是工業勞動裏面，以作工的時候，維持秩序為口實，他們遂不得不無條件的服從雇主所定的規則。就是工人一進了工場的門，同時當做「人」的自由，就完全被奪去了。而這樣的服從狀態，又不是一時的，乃是終身的。古時的經濟組織下面的勞動者，例如中世手工時代的徒弟和職工，雖然也是同樣的在從屬狀態，但是徒弟做了一定年限的工，可以升為職工，職工經了一定年限，可以升為工主。就是這個從屬地位，只限於當做原則的一定年限內，並不是終身要當做被傭人而生活的。但是現在的勞動者的從屬狀態，是帶有永久

性。一做了勞動者，就不得不在從屬的狀態底下，過活一生。所謂經濟的封建制度，就是說這個。推倒政治的封建制度，以為個人都要被解放的時候，資本家乃代諸侯而興，經濟的封建制度，乃代政治的封建制度而起。

再可以舉為現代勞動者的特質的，是分業的結果，使全生活機能活動的事，都做不到了。用機械的大工業，發達的結果，遂行起勞動分科一事。在中世的手工業下面，無論做箱子，做籠子，從頭至尾，都是一個人做。在這個工作裏面，有全人的表現，和創造的歡愉。生產物，是獨創的個性的製作物。但是在產業革命以後，大規模的工場工業下面，生產不過是分科勞動者，個個人所作的事業，連續起來的結果。他們單做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譬如削板的，單是削板，打釘的，單是打釘，所以沒有造成一個箱子的創造的歡愉。反覆做部分的一樣的事。做箱子的事，不過是個比喻。在手工業絕滅，專行機械工業的現在，並不是人用機器乃是機器用人。勞動的精神，被機器奪去了，所以勞動遂成了全無興味的東西。機械的工作，和手工業的工作比較起來，可以使勞動者自由工作的餘地，非常之少，並且可

以說差不多沒有。何故呢？因為由人力以外的力所運轉的機械，是強逼勞動者的；就是因為機械運轉的時候，使一定的勞動者的精力的一定量，不絕的消費。所以勞動者一入了機械的勢力範圍，就立刻從那個時候起，要犧牲個人的自由，於是死的機械，就使役起活的人來了。宗巴特說道：『這個新勞動方法，現在更對於個人及社會的全生存，引起了很多的特有結果。照這個樣子，因為勞動的質性變化，勞動是為勞動者自己的幸福和恩惠的事，已成了過去的夢——這件事要把他當做工業發達史上的一個重大的事件看。勞動這件事，在勞動者能够事實上當做全人格者而生活，而活動的時候，是祝福的，是幸福的；但是複雜的勞動分解一開始，他的結果，使勞動者不過只做大事業的一部分，於是衛生上及別的各種的弊病，都發現於工作的時候。這個時候，就不得不把這些事業，當做與甚麼祝福都不一致的重負痛苦，煩悶想。於是關於工作的時間的問題，就生出了新意義。勞動者只在本來的職業以外，才能算是人，所以短縮從事職業的時間，遂比在勞動自身上面，求幸福的事，還要要緊些了。現在大多數的人，都失掉了他的最好的地位，所以各人若在強

迫自己的職業內裏，不能找出地位的時候，在這個關係上，也可以見現在的文化，是使多數人的生活可能性窄狹。』勞動者沒有做資本家的奴隸以前，沒有做機器的奴隸以前，勞動自身，是有幸福的，是快活的。可以由勞動，完全表現自己。但是到了勞動以機器爲主而行的時候，他的幸福和快活，都失掉了，除了痛苦以外，甚麼都沒有了。從機械工業而生的勞動分化——分業，——不但是奪去了勞動者的勞動的愉快，并且傷害他們的精神，肉體，和人類性。現代的勞動者，沒有不被這個所傷害的。

以上是說現代的勞動者，是處於這樣可憐的境遇。像這樣的境遇，能够忍受到幾時呢？在這個地方，發生社會運動，可以說是當然的事。但是社會運動，怎樣起的？先就這個來說，然後進而說及近世社會運動的實際。



第四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一節 社會運動的發生及成立

「社會運動，是某種社會階級，拿着與自己階級的利益，相適合的方法，照這原則去改變現在的社會秩序的一切努力。」這是宗巴特教授所下的社會運動的定義。他又說，一個社會運動成立，非有下述三樣要素不行。第一，

現存在一定的社會內裏的秩序。

這裏所說的「秩序」，是社會的秩序。若說社會的秩序，是包含很廣汎的意義，但是就他的主要點說，可以歸着到，「爲人類生存必需物的有形財產之生產及分配的秩序。」這一個一定的生產及分配的秩序，實在是社會運動之起點。第二的要素是：

在現在的狀態之下，抱不滿的社會階級。

社會階級是甚麼？就是「有同一利害關係的人的大多數。」最要的是「經濟上有同一利害關係的人。」這就是「對於一定的秩序下面的生產和分配方法，而有同一利害關

係的人。」這是擔任社會運動的人。第三個要素是：

對於現在的狀態，抱不滿的社會階級以爲將達到而定的目的。

這樣的目的，一定是包含須爲社會活動的未來的社會秩序的一種理想。

社會運動，是從這三個要素成立的。第一要素，是社會運動的起點；第二是運動的擔任者；第三是運動的理想。

以上是抽象的定義，若把他應用到現在的社會問題的實際上看，第一爲社會運動的起點的社會秩序，就是財貨之生產及分配的秩序，是和上面已詳述的一樣，是由資本主義所維持的。而在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對立的時候，勞動階級對於現在的狀態，很抱不滿的事，已如前面所說了的。那麼，這個運動的擔任者，就是勞動階級。所以現在的社會運動，是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爲起點，由勞動者的手而行的運動。但是他的目的，勞動者以爲將達到而定的目的是什麼？這個並不是一句話所能說的。但是若說他是社會上和產業上的民主主義，大概也沒有甚麼錯的。關於民主主義的精神，後面再詳說，但是總而

言之，民主主義的精神，是解放的精神。從資本家解放，而得人類性的真正自由，就是以勞動階級爲擔任者的社會問題，就是勞動問題的目的。

勞動運動所以起的原因，是在資本家的專橫，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分配不公，和以此爲原因的勞動階級之困窮，這些事已不必再說了。就是使勞動運動發生的，是勞動階級固有的不幸的狀態。但是不止這樣。勞動者的困窮，只不限於近代和現代。古時的勞動者，是貧窮的，悲慘的。並且可以說以前的勞動者，比現在的更爲貧窮，更要悲慘。然而勞動問題，爲甚麼到現在才發生呢？這是因爲一方面資本家的奢華增加，勞動者與之對照，更覺得自己痛苦的心理，變動起來。在這一方面，勞動者雖然做工，非常貧窮；在別一方面，資本家自己，不直接做點工，僅由資本的威力奪取勞動者的勞力，沒有一點勞苦，而爲奢華的生活，享物質的豐富。壯麗的別莊，美麗的馬車，美衣美食，爲古時王侯所不及的奢華生活。勞動者眼看着這個，心裏當然是不得平的。自己工作，不能得快活，他們甚麼事都不做，而度這樣奢華的日子。但是使他們這樣奢華的，又是勞動者自己勞動的結果。他

們照這樣想，所以把自己和資本家比起來看，遂生出激烈的嫉視和憎惡之情。促成勞動運動一方面，是勞動者固有的不幸的狀態，同時又是這個不幸，與資本階級的幸福的對照。幫助這兩樣，而為一有力的動因的，是前章所述的勞動者的生活不安。比生活不安，還要苦人的事，簡直沒有。對於自己不知道何時失職，找不到飯吃的，這種將來的不安，比較現在的貧窮，用更強的力來苦他們。托爾斯泰(Tolstoj)以為世上貧民很多，對於他們的生活艱難，自己一個人坐享富貴，是罪惡的事。於是想粗衣粗食，自奉儉素，與貧民的生活一樣。但是他無論怎樣努力，究竟不知道貧民的真味。貧窮的痛苦，不單是從物質上的缺乏來的，還有許多心理上的事情。對於和別人的富貴對照，而顯著的，自己的貧窮的意識，和不能保明天的生活的不安，對於貧窮的苦，是用強力活動的。同時又當做勞動運動的動因，用強力活動。

但是關於近世社會運動成立的說明，不是單如上面所說的就完了的。再請把宗巴特的說話引用一下。他在他所著的工業勞動者的問題的第三章裏面說道：

「照着前數頁所引的官廳的調查書，可以知道勞動者裏邊，有如何悲慘的不幸，但是關於勞動問題，怎樣發生的一問題，還沒有十分說明。何故呢？因為第一，設若勞動階級以外的人的意識，把他們不幸的狀態，不當做不幸的狀態領會，又設若不承認他可以成爲問題的性質，又設若以現存的狀態，不要改良，且沒有改良的可能性，那麼，這個勞動問題的發生，是不可能的了。使這些思想覺悟很有力的東西，乃是十九世紀經濟發達的結果，連接而行的精神的人類改造。勞動者自己，因爲近世發展的結果，當然也從隸屬於狹隘的一定的地方的狀態，和組合的小市民的狀態，解放出來了的。他們因爲交通發達，和教育普及，對於自己的狀態的考察，比以前要敏銳些。其中最要緊的，是變成了能比以前敏銳，批判自己生活的人。這就是對於不幸的壓迫，養成了反抗的能力。這個批判的能力及抵抗的能力，現在都被善用。因爲他的目的，對於近世社會發達的別的現象，是很有力的，而對於因爲企業家方面的大富形成，和最高金融機關的形成，資本主義普及的結果，所表現的貧富懸隔，也有很大的力。貧富的懸隔，以前也是存在的，但是新生的懸隔，是猛然的貧

和猛然的富的對照，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漸漸增大的富和漸漸增加的貧之間，有因果的關係。但是只靠着勞動者精神的和肉體的反抗，不能完全成立一般所承認的勞動問題。何故呢？因為要勞動問題成立，也要侵入勞動者以外的別的社會階級的觀念。勞動者以外的別的範圍，漸漸把勞動者的狀態形成爲一個問題，是十八世紀各國的憲法和法規所承認的人道思想勝利的結果。這個思想，是從承認各人是同價值的一點出發的，他的承認，是把對於個人及品位的尊敬，置於一切正義的要求之上。這種主張須有不可讓與的權利，就是主張須有人類平等的權利的這種熱烈感情，和對於像人類生活原始的要求，都被拒絕的事，爲一種特別的結合，這個遂給關於勞動階級狀態的一般議論，受些刺激，而使勞動者以外的政治上和科學上的代表，在慢慢地增大的範圍裏面，也承認勞動問題存在。」

要勞動問題當做一個問題成立，須勞動階級以外的階級，也要把他當做個問題看。在勞動者自己還沒有覺悟以前，從勞動階級以外的階級裏面，發生了勞動者的狀態不可不

改良的一說，這種事實，讀者大概知道的。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提倡，是勞動運動的第一聲。這個事也不待再說了。

第一節 羅伯特奧溫 (Robert Owen)

以下就應該為社會運動的歷史的考察了。

上面已經說過，產業革命，把社會狀態根本的改變了。各種工業發達，和大機械應用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遂成立起來，分做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兩階級，一方面資本階級得了非常的勢力，同時勞動階級陷入於可憐的狀態。在這個地方，想擴張勞動者的勢力，減殺資本家的勢力，而起的運動，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所以社會主義，也是在德謨克拉斯的精神上，開了花的，自由平等，就是他的標語。把為法國革命的根本意義的自由平等一說，照原樣延長起來的，是社會主義的精神；唱天賦人權，排私有財產的盧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鼻祖。但是社會主義，是有了社會問題的主義。在盧梭的時代，雖有貴族僧侶等特權階級跋扈的事實，但是資本階級，還沒有發達，所以資本家對勞動者

的問題，還沒有存在。社會主義，是立於兩階級對立的問題之上的。沒有到兩階級對立的以前，沒有可以叫做社會問題的東西，所以也沒有社會主義這個東西。這就是不能把盧梭看做社會主義者的原因。我們設若把兩階級的對立，當做產業革命的結果，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社會主義，是從產業革命這個胎，生出來的兒子。

最初行產業革命的，是英國，社會主義在英國舉初聲，也是有原因的。奧溫是英國的社會主義的主唱者，照嚴重的意思，他是社會主義的第一人。奧溫是一個工場的主人，但是他看見產業革命所行的工業大發達的時候，所生的許多社會的惡害——居大都市的貧民窟裏的浮浪民衆；一切道德上的習慣，上下主從的關係，和家族關係的廢弛；勞動過度，和最可怕的女工和童工的勞動過度；勞動階級的墮落，就是勞動者從地方到都市，從農業投於近世的產業，從安固的生活狀態，投於天天變化，不安定的生活，咄嗟之間，置於新狀態之下，他的結果，就是墮落。——慨然長嘆，遂起而為社會改良家。他併有像小兒一樣的高尚純潔的性質，和為人類的指導者的稀有的天才。他是奉唯物論的哲學的，他信人的性格，

一方是遺傳的產物，一方是生存中（最要緊的是發育時代）境遇的產物。他信人的性是善的。他以爲人類共同生活的秩序，只要把各人的境遇弄正當起來，也是善的。神是善的，所以人和人的社會，也是善的，社會的調和與人類的幸福，就是神意。神意是順從自然的秩序，不與他以人爲的妨害，所以人類裏面，沒有罪惡，社會裏面也沒有不幸。而妨害自然的秩序的，一是不完全的教育，一是不完全的生活狀態。設若一方留意於教育，一方盡力改良生活狀態，那麼，人類的罪惡和社會的不幸，大概是會沒有的，奧溫他照這樣想了。所以他在他的活動的第一期，就注重教育，在第二期，就注重改良生活狀態。當時信奉亞丹斯密的經濟學的學徒，都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爲合自然法的東西。以爲這個組織，是自然的秩序之實現，而奧溫完全反對，以爲這個是不自然的，是人爲的妨害自然秩序的東西，設若不把這種經濟組織排除，就不能得沒有罪惡的幸福生活。他始終想廢除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特色的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的增收制度，而以公的生產方法代私的生產方法，以順從神意，創造新秩序。他以爲人類不肯丟掉了這個有害的，不

自然的秩序，而得新秩序，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新秩序怎樣好，在新秩序下面的人類生活狀態怎樣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理性被蒙的原因。設若他們的理性一覺醒，知道他的好處，那麼，就要起實現他的願望，一有願望，就有可能性。設若人知道了新秩序的靈妙，一定會要爭起來就他的。於是他以說教，使人人知新秩序的好處，為宣傳主義的方法。

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他的理想，以為改造社會，不限定要甚麼積極的運動，只要闡明真理所在的地方，啓人類的蒙，使他們知道現在的狀態錯誤。若照這樣做了，那麼，人類自然要向着獲得新秩序一方面去活動。我們在他注重發揚理性和啓蒙的這個地方，可以找出十八世紀啓蒙哲學的系統。奧溫的理想，太過於樂天的，空想的，與實際不相近，大概也不待說了。這樣的理想，不獨奧溫為然，乃是法國的聖西門 (St. Simon) 福利耶 (Fourier) 和初期社會主義者的共通的特色，世人把這一派，叫做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見解，與活社會的原動力，沒有接觸。一方面缺乏對於社會的過去及現在的正當判斷，一方面對於將來，只描寫空漠的理想。總而言之，是足不踏實地的思想。因為這個原因，遂把社會

改造這件事，看的太容易了。奧溫以爲現在的秩序，是錯誤的結果。他說現在社會的不幸，是因爲人類不知道怎樣改良他；這個事情，也不過是一時的狀態。但是他這個理想，未免太過於高尚了。並且他們這派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沒有想到社會的一部分裏面，有對於現狀非常滿足，不望改革的人，和這些人以維持現形爲利益的事；又沒有想到現在的社會狀態，所以能維持的原因，是因爲以維持他爲利益的人，有維持他的能力的原故。社會的秩序，並不像他們所想的，容易破壞，容易建設，乃是爲比較的強力所支配的。他們太過於輕視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基礎的資本家的勢力，同時又過於看大自己的力。譬如他們以爲資本家不肯拋棄私有權，和以新秩序來代舊秩序，是因爲他們的無知識。像這樣的理想，不可不說是非常幼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內中的一人福利耶，當要組織共同組合的時候，以爲富豪一定會要送捐的錢來的，每天在十二點鐘及一點鐘之間，坐在家裏，等他們送錢來，到後來究竟沒有一個人送來。像這樣的逸事，是事實上證明了這一派人的弱點。

奧溫的社會主義，根本上既有這樣顯著的弱點，所以他的事，沒有好的結果。但是他的成績，很可觀的，也是不少。下面把他稍述一點。

他初在曼且斯捷的一個工場裏面，做五百多人的監督，行他所信奉的，得了好成績。此後在蘇格蘭的紐挪拿克，自爲業務的擔任者，經營大紡績工場，也是得了非常的成功，他的名遂遍及全歐。他的勞動者，是從種種的人成的，其數漸漸增加，達了二千五百人，但是大部分是非常墮落的。然而他把他們，置於像人類的狀態，所以把這個工場，變做了一個模範殖民地。別的工場，一天要做十三四點鐘的工，而在紐挪拿克，一天只做十點半，但是他的成績，要數倍於別人。然而他不以此爲足。這個二千五百人的勞動，天天爲社會所造的富，若在三四十年以前，恐怕要六十萬人才造得出。在這個地方，我自己自問了。『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富，與六十萬人已消費的富，其差怎樣？』我們看一看，就可知道他的差是於工場的所有者等，所支出三十萬磅以上的純益，和對於收入資本的五釐的分配。『設若這個新富原，不是由機械（雖然說他的應用不完全）所作成的，那麼，反抗拿破崙擁護貴族

主義的歐洲戰爭，恐怕究竟不能維持。這個新的力，是勞動階級的創造。」所以這個新力的效果，當然應該屬於他們。想把新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以前只爲使個人豐富，而使民衆奴隸化所用的生產力，當做衆人的共有財產，以作社會改造的基礎，就是奧溫的理想。所以他主張共產主義。他的共產主義，當然與私有財產制度，宗教，及現行結婚制度者相衝突，到後來他遂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不能全其終。但是他在社會問題及勞動問題上面的功績，却不能埋沒的。一八一九年，使制定限制工場的女工童工的工作時間的最初法律，也是他。小買賣及生產的產業組合，也是由他開的端。

與奧溫共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明星的，是法國的聖西門。

第二節 聖西門 (St. Simon)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中的驕子。在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還沒有三十歲。法國的革命，是第三階級的革命，已如上述。這就使第三階級，即工商階級，對於貴族僧侶等，徒手遊食的特權階級，而得勝利的革命。在工商階級之下，有勞動階級。勞動階級，沒有從法國大

革命，得一點東西。聖西門雖為華胄所出，自幼即以社會改良家自任，為這些無告的勞動階級，捧他的心血。他在他所著的傑乃華（Geneva 書簡）裏面，提言道：『一切的人，都要工作，』他又說道：『現在社會的最多數，最貧困的階級的勞動者，是一切富和進步的原動力。財產所有者和自由職業者，組織所謂中等階級，以推倒封建的階級，但是對於勞動者，沒有一點益處。』所以我們不可不廢止所謂自由制度，而以各盡所能，照各人的工作給以工錢的新制度。』他雖然不一定是承認共產制度，但是否定特權，廢止相續權，乃是他極力主張的。

聖西門也和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一樣，對於人類心靈的方面，沒有全然閉却。他以為將來建設的社會，要具二大要素；一是可以滿足人生的物質的要求的東西；二是可以滿足心靈的要求的東西。而這兩個勢力，從中世以來，儼然存在。羅馬法王及僧侶的勢力，是屬於後者的；封建君主，封建諸侯，及封建武士的勢力，是屬於前者的。但是在將來新社會組織的下面，物質的勢力，要歸生產者的手；心靈的勢力，要歸科學家及藝術者的手。這就

是他的意思。

第四節 福利耶 (Fourier)

聖西門之後，法國主張社會主義的，是福利耶。他是很利害的批評家。他對於當時的紳士閥，第三階級，由種種方面，加以很激烈的痛罵。他就社會發達的歷史，下了下面的解釋。我們可以把從古至今的社會全過程，分做進化的四階級。就是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家長政治時代，和文明時代。文明社會，恰當現在的紳士閥社會。據他的論證，『則文明時代，把野蠻時代，單純而行的各種罪惡，弄成了複雜的，曖昧的，意義不明的偽善的東西。』文明的東西，常常不絕的矛盾，但是又不能解決他，弄成了『惡意的環境。』所以文明，常常達到自己想達到，或假裝想達到的反對方向。於是『在文明之下，從豐饒過多這個東西裏面，生出了貧窮。』他照這樣想了。所以他的改良社會的方法，是主張建設大規模的勞動組合，以避去為個人競爭的結果的軋轢，和從此而生的力的浪費；並且增加生產力，使各人能夠自由發展他的實力。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是想以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階級

鬭爭，變換經濟組織。他的意見是和這個不同的。他是想資本和勞動的渾然調和。聖西門不承認財產的繼續，所以不承認資本私有。人應該應他的能力而勞動，應他的勞動而報酬。這是聖西門分配上的意見。福利耶承認資本私有。人應該應他的能力而勞動，至於報酬呢，應該應各人勤勞的程度，材能的高低，和資本的大小，適當分配。這就是福利耶關於分配上的意見。詳細說起來，就是貯蓄生產總額的極小的部分，以之爲各人的共有物，其餘大部分的貨物，就應勞動，材能，資本三者，適宜分配；以十二分之五與勞動，十二分之四與資本家，其餘的十二分之三，則給與材能。而這個分配，應由人民所選的辦事人執行。這就是福利耶的分配法。設若這個分配法行了，社會上害惡這種東西，一定是要沒有的。那麼兵士也就可以不要，警察也就可以不要，司法官也沒有用，政治家也成廢物，政府只要管理生產分配這樣的經濟的事務，就可以了。他在一八二九年所發表的產業上及社會上的新世界一書裏面，描寫了他的空想的社會。現在把河上肇的說明借起來，介紹在下面。

『他以為將來理想社會的單位，是「法蘭求」(Phalange)的共產團體，「法蘭求」是從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的團員所成立的爲原則，其中分部更分爲組。這就是趣味相投七人至九人，相集而爲一組，趣味相似的組，相集而成一部，很多的部相集，才組織一個「法蘭求」。所以「法蘭求」的裏面，包含着分擔農工業各方面事務的部分。譬如某一部擔任水菓園的事，而其部中的某一組，又專司栽培蘋果樹。屬於「法蘭求」的人，共同生活於叫做「法蘭士體耳」(Phalanstere)的大建築之下。各家族的房子，是各住各的，而伙食及其他一切的事，是共同經營，所以非常經濟。以「法蘭士體爾」建築物爲中心，有一定面積的正方形土地附屬之，在這個上面經營農業及工業。一切團員，關於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都受保證。但是從全部物產內面，除掉了應該分給各團員的必需品以外，所剩的東西，就分配給勞動，資本，及材能三者；其比例，是給勞動以十二分之五，資本以十二分之四，材能以十二分之三。新社會裏面，沒有軍隊，沒有警官，既沒有犯人，所以也沒有裁判官。不過只設幾個辦事的人，管理一切的事業。一切都是共和制，所以「法蘭求」

的長，也由選舉而定。三四個「法蘭求」聯合起來，選舉全體的長，這些聯合體又集起來，選舉他的長。照這個樣子，組織漸漸加大的聯合體，後到遂把全世界的「法蘭求」形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的長，當做世界最高的官吏，而駐於孔士坦丁，即以這個地方為世界的都城。」

像這樣的計劃，只能說不能行，已不言可知了。

聖西門和福利耶，就空想一點，都和奧溫完全相同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為甚麼要叫做空想呢？這個理由已在奧溫那一節裏說了的。他們誤解了過去及現在，同時又誤解了將來。他們忘記了新社會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除掉了慢慢進化以外無別法的一回事。並且和前已說過的一樣，太過於小視資本家的勢力。所以他們夢想為權力者的資本家，可以自進而讓其地位；他們排斥由勞動者強迫的要求和請願，以為只要由啓蒙使他們的理性覺醒，就能成功。這真是和待百年河清一樣。閉着眼睛，不看階級爭鬪的事實，想在勞動運動上成功，無論怎樣，是想不到的。

第五節 蒲魯東 (Proudhon)

法國在聖西門、福利耶等之後，路易卜蘭一派的社會主義運動接着起了。路易卜蘭想變當時的社會制度，而以組合組織代之；他爲此努力的顛末，前面已經說了的。二月革命之後，巴黎所設立的國立大工場，是實現他的理想的，但是終歸於失敗，已如前面所述了的。他也是太過於理想，而遠於實際。

路易卜蘭的門徒，是卜蘭起 Blanqui，加彼 Cabet 等，卜蘭起的黨派，想一舉而推翻現組織，一朝建設理想的新社會。他們的手段，是秘密的暴動；宗巴特所說的法國式的社會主義，簡直爲他們所代表出來。黨的組織呢，是給強大的權力與總理黨務的首領，黨首的命令，黨員不可不服從。與路易卜蘭同時而出的社會主義者，又有個蒲魯東。他著財產是甚麼一書，痛擊私有財產制度。他說『私有財產的，是行強盜的人。』『財產所有者是盜賊。』提倡要推倒財產所有權的根本。他的這一說，後來爲馬克斯的價格標準論的母胎。蒲魯東說要以工作的時間，爲定價格的標準；並且說資本公司借得利的名，而收勞動的

結果，是掠奪的行爲。這個勞動掠奪說，被馬克斯精銳緻密的頭腦，更展開了一層。但是蒲魯東不贊成路易卜蘭一派的共產主義，他一方面以現在的社會組織，是強者征服弱者，同時別一方面，又以共產主義，是弱者征服強者。他以為要根本的除去由現在的社會組織所生的弊害，而獲得自由和平的方法，只有使各人得隨意的生產資料，與以經營生產的機會，而使其交換完全自由。所以他要立很大的國立銀行，各人交換貨物的時候，一定要從這個銀行經過，使狡猾商人，沒有施鬼計的餘地。各人生產貨物，把他拿到銀行來的時候，銀行就給以紙幣，與他交換。這個紙幣，記載這個貨物所需的工作時間，恰如可以叫做勞動憑單一樣的東西；拿這個憑單的人，可以和憑單上記載的工作時間相當的別的貨物交換；像這樣交換貨物的時候，是一個生產物和別的生產物交換，兩者的工作分量相等，所以受授交換的時候，決不致生出損益的不公平，而現在的買賣貿易所行的弊害，大概可以完全除去。蒲魯東他照這樣想了，所以在一八四八年的議會，提出了國立銀行的創立案。這就是先從國民的財產，徵收歲入的三分之一，次從官吏的薪俸，徵收累進稅，以這兩個

財源爲銀行的資本。由中央大銀行，分出許多的支行，分駐全國各地，無論那個銀行，都是不要利錢，借資本給勞動者。這就是蒲魯東的國立銀行案。但是提出議會的時候，贊成者只有一個人，反對者有六百九十一人，所以這個案終歸無效。但是他獨立設了一個銀行，想實行他的議案，那曉得不過幾個星期，也就倒閉了。以後到了二月革命反動的時候，他和路易卜蘭等社會主義者，勢力都不大振；以後入了市政時代，拿破崙三世對於設施各種社會政策，很爲努力，所以社會主義者的勢力，暫時屏息了。

第六節 無政府主義

同屬於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系統的，現在就不可不舉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也以爲現在的社會，不絕的痛苦，是因爲社會組織，是人工的，設若丟掉了這個人工，順應自然的大則，造新社會，那麼，種種的痛苦，大概可以除掉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的大則是甚麼，就是要知道真理是甚麼，除掉了認識即理性的活動以外，沒有他法。他們是照這樣想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都是非常尊重理性的。他們不認道理以外，還有甚麼權力。人只要從理

性的引導，和道理的命令而行，就是很好的。設若照這樣做了，社會自然會變成合理的，善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這種理想，總而言之，就是與奧溫以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是一樣的。

嘗做無政府主義的威權者，可以首屈一指的，就是巴苦寧（Bakunin）。巴苦寧是俄國虛無黨的首領，起初與馬克斯等，共為萬國勞動者同盟的原動者，後來與馬克斯一派分離，自樹一黨，糾合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形成一大勢力。巴苦寧和馬克斯的分離，由他們的主張不同看起來，是必然的。巴苦寧奉激烈的革命主義，想拿着炸彈和別的非常的手段，一朝成就革命，而馬克斯則以革命為經濟組織發達的最後階段上所行的，恰如果實成熟，殼要破裂一樣的；而達到他的手段是尊重議會主義。（關於馬克斯後面詳說）總而言之，馬克斯無論怎樣，都是科學的，而巴苦寧則多空想的分子。他的主張是「私有財產應該廢止，國家應該滅絕，繼承權也應該禁止，人類不分男女，非穿一樣的衣服，不能得完全的平等。宗教是束縛人的頭腦的，所以要趕快廢止。」他行這個激烈的主張，是

用激烈的手段，所以他震撼一世，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還有當做無政府主義者而知名的，是著麵包的掠取和互助論的克羅巴金 Kropotkin，克羅巴金和巴苦寧都是俄國人，并且是名門所出。

第七節 表現於社會問題的國民性

宗巴特把關於社會運動上所發揮的國民性，成了一說。他以為英、法、德和其他各國的社會運動，因為各國的國情和國民性各不相同，所以有不同的色彩。英國的勞動運動，本質上是帶着非政治的，而為純產業的，經濟的性質。法國的勞動運動，是革命主義的，或者是暴動主義的。德國的勞動運動，是法律的，議會的，政治的。宗巴特說世人以英國的勞動運動的產業的為平常，為正當，以德法勞動運動的政治的為異常，為不正當的這一個見解，是錯誤的。第一；若觀察歷史上的事，而用平常，異常，正當，不正當這些標準，是陷於研究方法上的誤謬，像這樣的判斷，學者不可不避。第二；就實質上看，英國的勞動運動，所以到了帶純產業的，經濟的性質，實在因為當時英國產業界的狀態異常，若以近世資本制度發

達的平常進路爲標準而看，那麼，德法的勞動運動，反可以看做平常的。這就是宗巴特所說的。英國從一八五〇年 Chartist 的運動終熄以來，革命的社會運動，差不多完全絕了跡。而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的關係，又比較的和平，圓滑而進行。這個事大概多由嘉萊爾 Carlyle 及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 毛利 (William Morris) 金斯萊 (Kingsley) 拉德羅 (Ludlow) 等說教的力。嘉萊爾說道：『歐洲之所以起了像法國革命這樣的事，是因為人都只走向利己心，失了信仰，忘却了社會的義務。以犧牲的精神代利己心，以社會的觀念代個人主義，以信仰代不信仰，是很要緊的。設若人人知道了個人，並不是和快樂的實利的世界觀所看的一樣是一切的中心，而向着社會的理想前進，那麼，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就會沒有相爭，社會無論何時，也可以得永久和平。』金斯萊等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大概與此相同。所以嘉萊爾等的說教，對於使英國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圓滑，很有功的。但是當然不能僅以此爲原因。并且這件事，不過是很小的原因。宗巴特把英國勞動運動的特質的原因，歸於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間，英國的獨特的經濟狀

態。在這個三十年間，英國的經濟界，非常膨脹。生產力增加，販路擴張，恐慌的現象，非常之少，就是勞動市場，也給勞動者以很有利的狀態。就是一方面，對於勞動的需要，常常增加，勞動者也不愁沒有賣力的地方；一方面企業家的利益大增，所以他們也增加勞動者的報酬，因此有了使勞動者到某一種程度，也可以分潤增加的利益的意向和資力。不單是這樣，並且因為英國的國民性是這樣，所以勞動者也是誠實的，實際的，決不和空論的政策相雷同，遂不至於帶政治的性質。所以英國沒有甚麼階級鬭爭，沒有甚麼革命騷動，而勞動組合這種東西，發達起來了。勞動者知道與資本家相爭不利，資本家也知道壓迫勞動者不利，承認了勞動組合，及其附屬的各種制度，政府也就採用了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所以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關係，到了這樣圓滑的，與其說是嘉萊爾等說社會精神的結果，不如說是兩者的聰明的利己心的產物；而使他們能夠到這個樣子的，可以說是當時英國幸福的產業狀態。到了英國失掉了世界市場的最上權，並且發生了更低的勞動者的時候，勞動運動帶着階級鬭爭的性質而起，可以說是當然的事。

英國的國民性是真實的，嚴格的，慎重的，而法國的國民性則是快活的，輕燥的。法國的這個國民性，在社會運動上面，也反映得很明白。革命的，暴動的，乃是法國勞動運動的特色。譬如從十八世紀的社會哲學和十九世紀的革命主義的結合而生的無政府主義，乃是法國人卜蘭起所提倡的，也不外證明這個事實。

現在到德國的社會運動的順序來了。社會運動，直到進了德國，才脫去空想，而得科學的根據。德國的這個社會主義，在世界的社會主義上，劃了一時期，現在歐美各國所行的社會主義，除掉了很小的部分外，都是汲德國的流的。

前面已經說過，德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是法律的，議會的，政治的。德國的社會運動，差不多沒有甚麼先兆，是突然而起的。但是他當做一個獨立的政黨而表現。德國的社會運動，若從發生的時期說，比較英國和法國，是很晚的。這是因為德國的產業狀態，經濟狀態，比其他各國要遲點的原因。該國是分做很多的聯邦，各聯邦有他的特別的關稅法，互相為貿易上的競爭，所以工業的規模很小，還沒有到改變組織的時機。但是到了產業革命

的大浪，澎湃流入他的國土的時候，遂發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對抗的狀態。一八三〇年的時候，德國的文學家和思想家輸入法國的社會主義的，也是不少。聖西門的好友詩人哈衣乃（Heine），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德國人的性質，是不喜歡革命的，暴動的舉動，就假設他們的性質，是許這個舉動，當時的德國，也不是在可以行這樣的革命的運動的狀態。所以德國的社會主義，比英法遲幾十年，到後來為挪撒爾（Lassalle）和馬克斯所開端，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之間，築起基礎，堂堂的當做政治運動來行。一八六三年，挪撒爾在萊卜其（Leipzig）開勞動者大會，組織德國勞動黨，實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起原，并且可以說德國的社會運動，從這裏才起的。

第八節 挪撒爾（Ferdinand Lassalle）

挪撒爾和馬克斯，是德國社會主義的父母。挪撒爾在實際運動上，廣布社會主義的勢力，而馬克斯則在學理上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先說挪撒爾，然後再說馬克斯。

世人都說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最壯快的人物，就是挪撒爾，他的人物，與其說他是思想家，

不如說他是實行家，戰士。他的思想，不出於馬克斯和爲當時社會主義者中的明星羅特彼爾突的以上。不過他的文章，非常平明，不像馬克斯的難懂，並且他的富於熱情的雄辯很能動人。宗巴特把德國社會運動的政治的特性的由來，一方面歸於德國的國民性和國情，一方面歸於組織德國勞動黨的挪撒爾的人物。他是這樣的富於人格的魔力的人。他的學說內裏，最可注目的，就是「工錢的鐵則」的一說。他給「工錢的鐵則」這個名稱，與李嘉圖 (Ricards) 先所道破的工錢的法則。「工錢的鐵則」是甚麼？關於這個，前面已稍說了一下。李嘉圖的法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是使勞動者并不增減勞動階級的人員，而對於使維持他的階級生活，很要緊的價格。」李嘉圖把價格區分做「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二種。市場價格，是交換貨物，實際所得的價格；自然價格，是合計生產貨物，所需要的工錢和資本的利息的價格。設若市場上的貨物供給，能與社會的需要適合，沒有過或不足的時候，那麼，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就一致，設若不然，就不會一致。這就是設若供給比需要多的時候，市場價格就低落，而到自然價格以下。在這個地方，若減少生

產，控制供給，市場價格就會升到和自然價格一樣。設若供給比需要少，那麼市場價格，就要超過自然價格。像這個樣子，市場價格，即市價，是以自然價格為標準而上下。而人類的勞動，也不外是一種貨物。像上面所述的支配貨物的方法，也是支配勞動的。現在工業活潑，生產大盛的時候，勞動的需要，也因之多了，所以勞動的價格即工錢，忽然貴起來了。但是勞動者得了生計的餘裕，遂增加了結婚的數和產兒的數，而勞動者的數，也因此大大的增加。在這個時候，勞動的供給，遂超過了需要，於是勞動的市價，即工錢，也不得不漸漸低落。到了低落最甚的時候，勞動者的生計，就非常困難；在這個時候，遂慎婚姻，減產兒，他的結果，就是減少勞動者。照這樣把勞動的供給，和需要調和起來，勞動者才能得生活費的最少限度。這就是工錢不低落到使勞動者只能得生活費的最少限度的程度，是不止的。這就是挪撒爾的『工錢的鐵則』；這就是挪撒爾議論和主張的根據。他於是說「工錢的鐵則」應該廢棄，而要廢止他，須全廢工錢制度。但是這個工錢制度的全廢，怎樣才能實現呢？

挪撒爾所選的方法，和法國路易卜蘭所選的，很相像。他以為要除現

在的經濟組織下面的資本和勞動的衝突，須組織生產組合，不許資本家介入勞動和生產物之間。要行這個，政府須借資本給勞動者，使他們能够以自己的力，設備工場和機械這些東西。所以他主張政府須先借資本一億『忒留』(Thaler)德國銀幣平時約值英金三先令)與勞動者，使他們建設生產組合。這個生產組合的補助金，和普通選舉法，是他所率的德國勞動黨的二大綱領。德國勞動黨，是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的，他的宣言是：『要改良勞動者的地位，先須在聯邦各地的議會裏面，有代表勞動者的利害的代表，所以我黨以種種和平及合法的手段，努力爭普通選舉。』這個宣言，一見是非常單純的，穩健的，但是他以實施普通選舉為第一步，他所抱負的社會的根本大改革，是隱藏在這個裏面的。像俾斯麥都稱他是稀世的才子，說道：『他的胸中所藏的大志，實在是不可測的。』又道：『設若使他的大志得成，德意志帝國將以何亨·超爾隆 Hohenzollern 家而終，或撒爾家而終，是不容易知道的。』但是他是和俾斯麥所說的一樣，是極端國家的，並不是和馬克斯一樣的國際的。馬克斯和他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的區別，和人種的不同，完

全沒有放在眼裏，而挪撒爾的社會主義，是想以國家的力，建設一種共產的新社會。他在三十九歲的時候，因為某種事情的決鬥，為對手所殺。但是他所結的德國勞動黨，繼續他的志氣，當做德國勞動階級的辯護者而奮鬥。

第九節 馬克斯 (Karl Marx)

現在要說為世界社會主義之父的馬克斯了。挪撒爾當做實行家，當做戰士活動的時候，馬克斯就當做學者，當做思想家而成不朽的功。與社會主義以科學的根據，使他從空想的境地脫出來，實在是馬克斯。若置馬克斯不說，我們就不能知道社會主義是甚麼，社會問題是甚麼。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所以叫做空想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見解，與社會的原動力，沒有甚麼接觸。他們以為現在的社會狀態，是因為人沒有十分注意，而迷入於邪道的結果。神是善的，所以人和人的社會，也不可不是善的，他們立於這樣的形而上學的見解上面，所以他們以為現在的狀態，是從人反背神意，失掉自然秩序而生的；要救這個弊病，除掉了聽衷

心的理性，覺悟他的錯誤，而返於正道，以恢復失掉了的自然秩序以外，沒有別法。他們以為現在的狀態，是從人類偶然的過失所致的，而忘記他是必然之史所開展的結果，并且忘記了要改革他，須待慢慢推移的一回事。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以大哲學家黑智兒(Hegel)為代辯者的『一切現存的東西，都是理性的』一種思想，當做新時代思潮的基礎而說起來了。社會裏面除掉了現存的東西以外，不能有一個自然的東西。現在的社會，是可以在於現在事情的下面，唯一的正當社會；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壞的。——像這樣的理想，得起勢力來了。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等的社會觀，——以為現在的社會是錯誤的，在被人為所誤的現在的社會秩序以外，當然一定有正當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觀，在這個地方，遂根底的被推翻了。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是理性的。』社會國家之組織，是從可以定他的多數要素的結合，必然而成的；現在的社會制度，是應該這樣成的，所以這樣成了，決不是甚麼錯誤的。是內外諸條件集合起來，必然造出的狀態；是當做社會進化的階級，人類現在應有的狀態。所

以社會改革的事業，也要從既存的諸條件，慢慢變化，慢慢成的，並不是可以一氣呵成的。從這個理想，社會運動遂開了一新生命。從空想的到科學的，是社會主義的一大進化。

河上肇說道：『初期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空想的。他們只把關於將來理想社會的主觀的要求和希望，自由的在自己的腦內描寫出來，而對於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果存在於現在的社會裏面沒有一問題，沒有十分注意。所以他們的理想，無論怎樣好，不過是一個好夢，而不根據於現實的科學的知識。設若我們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的東西，叫做空想，那麼，他們的理想，也就是一種空想。（中略）但是隨着時代經過，他也漸漸成爲現實的，後來到馬克斯出來的時候，社會主義才十分有科學的基礎。現在世界上最有勢力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斯的一派。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一般所以叫他做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因爲由馬克斯才成立有理論的統系，和獨立的科學精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

再把河上肇的說明，借一點來；『然而社會主義，由馬克斯的手，怎樣變化了的呢？簡單說，就是從空想的到科學的。詳細說，就是馬克斯先研究社會的經濟組織，古來是以甚麼

原因變化來的。因為這個，他遂發見了一種研究歷史的新方法。這個普通叫做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我現在關於這種史觀，沒有詳細陳述的時間，若把他的極粗略的大體說起來，就是馬克斯以為經濟組織，並不是一兩個人想這樣做，想這樣改造，就能如意改造的。一切社會的經濟組織，是應着社會上富的生產力之發達程度而定的，譬如用手車紡紗的時代，就行封建組織；應用蒸氣力而紡織的時代，就應他發現了現在資本家這樣的組織。就是封建是勢，資本家制度也是勢。設若社會的生產力一增加，富的生產法一變化，那麼，無論你順應他，或不順應他，社會的經濟組織，一定要隨着變動的。這就是馬克斯的思想，

馬克斯學說的根底，就是這個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二者，是馬克斯主義 Marxism 的中心。下面先從唯物史觀講起。

第五章 馬克斯主義的概觀

第一節 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是立於哲學上的唯物論的上面，是不待言的事。唯物論，是對着唯心論而用的名詞。唯心論者，以爲精神是唯一的獨立存在，物質世界，並不是獨立的存在，不過是隨着精神發展的一個影子。而唯物論者，則以爲物質，實在是在唯一的獨立存在；我們人類的五官，能够感覺的物質界，實在是在唯一的真實世界，精神不過是物質界的反映。一切的東西，一切的現象，都是物質，都是物質的運動。人類也是物質。就這一點，人類和別的物件，是沒有甚麼不同的。生命是分子集合的結果，是蛋白質物體的存在狀態，在這個以外，沒有像靈魂這樣的東西，所謂心靈，所謂自由意志的這些東西，不過是過去的宗教和哲學所說的理想主義的謬見。既然是物質，那麼，就不能脫出支配物質界機械的法則。這個機械的人生觀，唯物觀，是近代思想顯著的一面，唯物史觀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上面的。從這樣機械的，唯物的，觀察法，更進一步，想把人類生活的一般的發展，就是想把一切的社

會變化和政治變遷，都從物質的原因來說明，就是唯物史觀。

照這個樣子，馬克斯思想的根據，是唯物觀。他以這個為根據，想對於人類的歷史，下自然科學的說明。想對於歷史，下自然科學的說明的人，馬克斯以前，有康陀爾奢（Condorcet）。聖西門也是把經濟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重些，他也是以產業的進步，為歷史的決定條件。就這一點看，可以說他是馬克斯的先驅者。魯蒲東也以國民經濟，為歷史解釋的關鍵，以前者為原因，後者為結果。就這一點，他也是唯物史觀的先驅者。

人類社會的進化，和其制度的進化，並不是如唯心論者所說的一樣，是人的思想變化的結果。乃是社會上物質的條件，發達的結果。物質的條件，是根本的，種種的制度，是適應着他而變化的。不獨制度，就是一切的文明，一切的進步，——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惡邪正的思想，或人和神之間的信仰上的思想，都是隨着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的。唯物史觀照這樣說了。馬克斯由精密的研究，從物質的諸要素裏面，特別的選出經濟的要素，斷定經濟的條件，為歷史進化的原動力。若說物質的要素，當然人種，地理，氣候

等，都要併入他內裏去。但是把這些都除掉了，特別只舉經濟的要素，是甚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僅僅經濟的要素，是變化的東西。別的物质各要素，也不能說他完全不變化，並且在他的很小的變化範圍以內，也可以影響社會的，但是非常微弱，且隨着社會的進步，不絕的減少的，所以雖然把他們置於度外，也沒有甚麼要緊。馬克思照這樣想了。但是經濟的條件是甚麼？不待說就是生產和生產物的分配。生產和分配，是社會制度的基礎。在一個社會裏面，怎樣生產甚麼東西？這些生產物怎樣交換？社會的形體制度，是由這些事決定的。社會變化的原因，並不是和從來唯心論者所想的一樣，是在思想和哲學，乃是在經濟的裏面。馬克斯唯物史觀的輪廓，大概就是上面所述的。

唯物史觀的要領，最簡潔的概括在馬克斯所著的經濟學批評的序文裏面，所以把他的全文寫出來。

『人類在社會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造成一種必然的，由自己的意思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與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發達的程度相應的生產關係。這個生產關係，為

社會經濟構造，和造成法律，政治上部構造的真實基礎，並且使生出與他相應的一種社會的自覺。這個物質的生活資料產生的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上的過程。人的意識並不是決定人的生活的，乃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但是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在他的發達的或種階級上，會和現在的生產關係相矛盾。換言之，就是與這個生產關係的法律的表示，和從來使這個生產力，在自己的內部活動的財產關係（所有關係）相矛盾。就是這個關係，從爲生產力發達的形式一變而爲他的障礙物。在這個地方，遂開始了革命的時代。經濟的基礎一變化，他的巨大的上部構造的，全部，也隨着慢慢的或急激的被革命。』

『當研究這些革命的時候，一定要區別可以拿科學的真實，證明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之物質的革命，和人知道了這個矛盾，想起來與他決戰而起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精神的革命這兩種。我們批評這樣的革命時代，決不能依據這個時代的意識，就和我們批評一個人，多不能依據那個人自己所想的是一樣的。我們

不可不由他的物質的生活的矛盾裏面，說明這個意識。就是要依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說明他。

『某一種社會形體，若不在包容在他內裏的一切生產力，十分發達以後，決不會滅亡。并且比較進步的，新的生產關係要出現的時候，他內裏應該存在的物質的條件，一定已在舊社會的翼下，被孵化了的。所以人類常常只提出可以解決的問題。若更精密的考察一下，可以知道一切問題，只在可以解決他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或正在發生的地方，才發生的。』

『我們可以把亞洲各國，上古各國，封建時代，和近世資本家時代的各生產方法，當做社會經濟的進化的順序。現在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為社會的生活過程上最後的軋轢形式。這個軋轢，並不是個人軋轢的意思，乃是各個人由社會的生活條件而起的軋轢。』

『但是在資本家社會的內部，發達的生產力，同時又造出可以解決這個軋轢的物質的條件。所以人類的歷史前紀，和這個資本家的社會形體，一起告終結。』

由上面所引的，大概很可以了解了唯物史觀了。但是恐怕還有不了解的，所以再加以解釋。社會生產力的或種發達程度，是社會的基礎。由這個基礎，於是組成社會的個人和個人之間，就生產及分配的社會的過程上，生出某種關係。由這個關係決定個人和個人間的生產物的分配額。他的結果，就是定了某種社會形體，某種社會制度。并且與這個社會形體，社會制度相適合的一般心理狀態和各種的道德習慣，在這個地方，自然會生出來；與這個社會相適合的哲學，文學，藝術，也會發生。若把他拿具體的例來說，就是爲現在社會的基礎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現在社會的形體制度，都是不外築於這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的上部構造。現在的生產法和分配法，都是由資本主義規定的；現在社會一般的心理狀態，和各種的道德及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是適合着資本主義而表現的。我們常常以爲時代的精神和思想，對於社會，有很強的勢力，精神思想的力，很能動社會，但是這個精神和思想，究竟是社會經濟關係的產物，所以只要經濟關係一生了變化，他們也是要隨着變化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待言的，就是道德，宗教和別的一切思想生活，精神生

活，都是立在經濟關係上面的，所以只要為他們的基礎的經濟關係，一生變化，他們也是要隨着變化的。『這個物質的生活資料，產出的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上的道程。人的意識並不是決定人的生活的，乃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這一節要特別注意。

『但是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在他發達的某階級上，和現在的生產關係，及僅為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相矛盾。』這一節是第二要注意的。從這個矛盾，遂起社會革命的時代，再生新的生產關係，而新社會組織，也要隨着起來。馬克斯以為無論怎樣的社會組織，都是一時的，歷史的。這個組織，若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那就怎樣都要維持，設若對於他有妨礙，那就非破壞不可。封建制度之所以崩落，是因為他妨礙從手工業到機械工業的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崩壞，近代的國家，當做機械工業的，就是當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上部構造，發生出來。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的關係，以前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很有利的，所以在這個組織之下，富的生產，非常發展，但

是現在是社會的生產力，達到某種程度以上的時候，所以這個組織，在各方面漸漸成爲束縛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妨礙物來了。就是現在的資本主義，一定要崩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以他爲基礎的社會形態，一定要發生出來的。這就是馬克斯所說的。

在馬克斯在他所著的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裏面，發表了唯物史觀的綱領的一八五九年的前十一年，就是一八四八年，發表了很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是當時在倫敦成立了「共產者同盟」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的團體，馬克斯主義，被這個團體所採用的時候，馬克斯和他的朋友恩格爾，爲這個團結所做的理論上及實際上的綱領。

他的第一句就是，『一個妖怪，徘徊於歐洲，——共產主義的妖怪，古時歐洲的一切權力者，因爲要擊退這個妖怪，都加入了神聖同盟。』法皇，俄皇，梅特涅，幾佐都加入了。法國的急進黨和德國的警察也加入了。』他的最後一句是，『共產主義者，隱蔽自己的主義和政見，是卑陋的事。』所以我們公然宣道，我們的目的，要把現在一切的社會組織，都推翻了，才能達到的。要使權力階級，在共產的革命之前戰慄！勞動者所失的，不過鐵鎖，而所得

的，是全世界。萬國的勞動者呀！團結呀！」這個共產黨宣言是從四節成的。在第一節有產者和無產者的裏面，有一部分也說到唯物史觀的要點。現在把他寫在下面。

『由以上所述的來想，可以知道資本階級，拿來當做基礎而勃興的生產手段和交通手段，已在封建的社會裏面造出來了的。這種生產手段和交通手段，發達到一定的階級的時候，封建制度所依以營生產及交易的關係，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農業及工業的封建的所有關係，對於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不能再適應了。這些關係，並不是獎勵生產，反變為妨礙生產。這些東西，將變為很多的妨礙物。所以這些關係非破壞不行，其結果真破壞了。』自由競爭，就隨着與他適合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又隨着有產者階級的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起而代之。

『有產者階級，在他沒有百年的階級支配之下，造出比較綜合一切的過去時代還要巨大的生產力。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工業及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路，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流的開通；像用魔法喚起的人類，沒有一個人，在前世紀想到社會的勞動裏面，包含

着這樣生產力。

『像拿着魔法，喚起這樣偉大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的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和交通關係，——資本家的所有關係，——現代的資本家社會，已和魔法師念着咒文，喚起下界的各力，而自己到了不能制御他們，是一樣的。幾十年來的工商史，只是現代的生產力，對於現代的生產關係，對於那不外有產者的生活條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關係的宣戰史。證明這個事實，只要舉出商業上的恐慌就夠了，這種恐慌，就是隔一定期間，反覆發生，往往恐嚇有產者階級的商業恐慌。……有產者階級，用以推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反轉向有產者階級自己了。』

『有產者階級，不但鍛鍊了可以致自己的死命的武器，並且產出可以用這個武器的力。這個力就是現代的勞動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無產者。』

馬克斯斷定了現代的經濟組織，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因為他和生產力相矛盾，一定要崩壞的。

第二節 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法學博士河田嗣郎在他著的社會問題及社會運動裏面，關於現在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社會組織的矛盾，說了下面的一節。雖然稍爲長得點，也把他抄出了，借他的明快說明，補足上面所說的。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未行以前，普通是行以勞動者私有生產器具爲基礎的小規模生產。勞動手段，就是各個人的勞動手段，並且是以各個人使用爲目的而存在的。但是集中這個分散的勞動手段，使他充實，使他增加生產力，實在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歷史的任務。而其代表者，實是有產階級。但是有產階級，設若不把個個的生產手段，化爲社會的和僅由人類集團的全體才能使用的生產手段，那麼，也就不能使他的生產力增大。所以生產手段，從個人的到社會的，而生產自己，也同樣從個別的到社會的，因之生產物，也隨着變換形質，成爲社會的了。那麼，現在的生產物，是由多數人共同勞動成的，不能說是自己個人生產的了。』

在以前的時候，僅行自然的勞動，所以分業的關係，很沒有秩序，但是現在的工場工業裏，所行的分業，是在一定的計畫之下，秩序整然的。現在假設把這兩種分業所生產的財，在同一市場內面，同時以同一的價格買賣的時候，那麼無論怎樣，立於有計畫的分業下面的社會生產，所產出的財，總要比沒有秩序的分業，所成的生產物，占優勢地位；到後來，前者遂一定要在生產界上，成就一大革命。

像古時一樣，生產是個個行的，生產者以自己所有的原料，在自己的工作場內面，以自己及家族的勞動力，而營生產的時候，那麼就不致於起勞動的所生物應該屬於何人的一問題。生產物當然只歸他的生產者。就是到了生產手段集中，事實上成爲社會的，生產也歸了社會行之後，還有像以前依自己及家族的力而行生產的人，獨占他的生產物一樣，想獨占生產物的。這就是勞動手段的所有者，依然想占取完全由他人的勞動所生，而非自己所生產的物。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現在社會的所生產的財，不歸實際上活用生產手段，且生產這個財的人所有，反歸資本家所有。這就是生產手段和生產，雖然完全成爲社會

的，而生產物的所有，還是和以前私人生產的時候一樣，歸屬生產手段的所有者。這個真是大大的矛盾。在這個大矛盾裏面，現代社會的軋轢，遂發了芽。而新生產方法的範圍越廣，社會的生產和資本的占取之間的牴觸，也一定要越大。

在行個別的生產的制度下面，當做助手和徒弟而勞動的人，可以慢慢增高地位，而為獨立的頭目。但是自從生產手段集中以來，事情就大大的變化了。在個個的小生產者的支配之下的生產手段和生產物，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小生產者也失了獨立的地位，因為想得工錢，遂到了在資本家下面賣力的狀態了。以前不過當做例外而行的工錢工作，現在變成了一般的通則；以前不過是一時的工錢工作，現在遂變成了終身的。這個終身的工錢勞動者，同時又因為封建制度瓦解，和農民離開土地的數更多的兩種事實，數量大大的增加起來了；在資本主手中的生產手段，和除了勞動以外，沒有別物的生產實際的擔任者之間，遂引出了明確的區別線。照這個樣子，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資本所有者之間的衝撞，遂變成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下面的衝撞。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下面，各種財的生產者，因為互相交換生產物，遂有了相互的聯絡，但是他們能夠失掉自己對於社會關係的支配權，所以各人拿着自己能夠利用的生產手段，為對於個人的交換的慾望，而行生產。所以無論甚麼人，都不知生產物內面的那幾種，應該拿到市場去，又不知道果眞銷路好不好。

在自給經濟盛行的時代，沒有行過貨物的生產。但是一到了行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時候，貨物的生產，就一天一天的隆盛起來，以前排他的，獨占的制限，漸漸廢弛，各生產者，變成了獨立的，孤立的貨物生產者，而社會裏面，生產界的無政府狀態，遂漸漸的振起威力來了。因為這個原因，以前的平安，遂沒有了，生產界和勞動市場，都為不安所充滿，變成了動搖無常的東西。因為新大陸的發見，和隨着而起的殖民地的經營，貨物的銷路，猛然擴大了；他的結果，就是助長化學工業而為工場工業的大勢，到後來遂惹起十七八世紀的國家的商業戰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建設，更使這個戰爭行得更廣，行得更激烈。這個狀態，固然是依據達爾文生存競爭的法理，但是社會的生產和資本的占取之間的矛盾，現在遂變成

了各個工場的生產的組織方法，和全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上面所述的一樣，根本上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的進化發達，是自己畫一個圓周而進的；但是他迴轉這個螺旋狀，後來遂不得不到着一個終點。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把人類的大多數，都弄成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後來反要結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為近代的各種機器的發明，使人的勞動力，越歸無用，機器越精巧，勞動人口的過剩就越快。到後來遂不得不增加一種叫做「勞動者的預備軍。」而得機器的幫助，成立的資本家，呈了對於勞動者，占優越的地位和得了壓迫他的無二的武器的狀態；勞動者因為這個原因，一天一天陷入飯碗被奪的悲境，勞動所得的，不過生活的必需費，他的消費力，不得不更加減少了。照這樣想在世界的各處，找出銷路的大工業，反在內地使大多數者的消費力減少，這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脚下穿陷坑。所以一方資本越集積，他方貧窮就越增加。

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所有之間的矛盾，在經濟的恐慌上面，也很表現得明瞭。這

就是恐慌一起，貨物的交易轉換，一時就差不多要杜絕，為交易的媒介的貨幣，反為交易的障礙，生產方法和交易方法，也要抵觸，生產方法和生產力，也要矛盾。因為恐慌，多數的小資本家，都歸於沒落，就是使少數的大資本家，更為膨脹；經濟的狀態，到這個時候就要動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機器，為自己所造出的生產力所壓迫，遂陷於不能動的境遇；生產力都失掉，可以為資本的道路，勞動者的預備軍，真成了無用的廢物。因為太生產多了，多數者非常苦於缺乏，真是自己矛盾最甚的事，但是事實又不得不到這樣。

社會的生產方法，和資本的所有關係之間，有不能調和的矛盾。設若以為這個矛盾，是被恐慌這樣顯著的，現實的表示於我們的眼前，那麼，把一切的大生產，從私的經營奪起來，把生產手段移歸國家或社會，不能說不是頂好的改良方法。還有一層，有產階級，不能為大生產的適當的管理者，既為恐慌所證明，那麼，生產手段移歸社會所有的時候，現在的有產階級，究竟不能任生產，一切的社會事務，要由受薪水而被使用的人所行。在這個時候，資本家以不負甚麼任務為適當。就和以前資本家把勞動者，從生產管理驅逐出去一樣，

現在勞動者，反能把資本家追放出去。

僅僅把生產手段歸國家社會所有，還不能十分使生產力的資本的性質變化。國家因為這個原因，反變成了大資本家，掠奪多數者，勞動者依然是工錢勞動者，依然是不能脫無產階級。但是他的解決方法，又在於十分認識生產力的社會的性質，使生產方法，交易方法，占取方法都要得充分的調和。因為這個原因，國家社會遂不得不獨占一切的生產力；社會的力，實在是和自然的力一個樣子。若不知道好好的利用他的方法，反為人的害，設若知道了，那就可以把人類全般的利益，向一致的方面去活用。生產的事也是一樣的，設若社會的經營方法若得宜，那就可以除去以前的無政府狀態，而使他為很能調和各個人及社會團集的有計畫的秩序的生產。

總而言之，生產手段須歸社會所有的必要，從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成立之初，就存在的，不過要見他的實現，須待相當的物質的條件成熟。而社會分為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又分為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和從來物質發展的當然結果一樣，一定要帶來新變化，為

現在物質發展的當然結果。這就是前者因為生產不足而起，後者是因為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生產力十分發達而起的。

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是立於上面所述的見解上面的。他的理論一貫，他由唯物史觀，給歷史以自然科學的說明，他把社會主義，當做社會進化的當然過程來說，這就是他得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一名稱的理由。』

由以上所述，可以知道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有種什麼根據，總而言之，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公的生產和私的分配的矛盾，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定要崩壞的，這就是馬克斯和他的一派的見解和信仰。

第三節 階級鬭爭

馬克斯又在共產黨宣言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一節裏面，關於階級鬭爭的事實，說了下述的話。

『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同

業組合的頭目和工人，簡單說，就是壓制者和被壓制者，從古以來，常是立於反對的地位，不絕的暗鬪明爭，這種鬪爭，到了全社會的革命成功，或者兩階級都倒了的時候，才可以完結的。

『我們若一看古代的歷史，差不多在各處，都可以發見社會被區別為種種身分的人，社會的地位，很不是一樣的。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中世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頭目，工人，農奴；這些階級自己的裏面，又各分為很多的階級。』

『由封建社會的崩壞，產出來的近代有產者的社會，還是免不了階級的對峙。不過另外造出了一種新階級，新壓制手段，新爭鬪的形式，來代替舊式的種種罷了。』

『但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到了有產者本位的時代，他的特徵，就是把階級的對立，化為非常簡單。全社會漸漸分裂為互相敵視的兩大陣營，互相對峙兩大階級，就是分裂為有產者和無產者。』

他照這樣高唱階級鬪爭。他信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鬪爭的歷史，而現在是資本階級和

勞動階級對立的時代，這兩個階級鬭爭的時候，後者一定要得勝利。這就是由勞動階級的勝利，將來的社會組織，一定要變為社會主義的組織。馬克斯以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第四節 剩餘價值論

馬克斯的學說的別的一半，就是剩餘價值論。剩餘價值論是甚麼？在馬克斯以前，剩餘價值的趣旨，已為學者羅特彼爾突所道破，但是完成他的，還是馬克斯。

馬克斯把價值分做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使用價值是因為滿足人類的某種慾望，而用的價值。空氣，水，火，日光，米，麥等，都有使用價值。這些東西，對於人類，都是很有用的。但是有使用價值的，不限定都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交換上的價值，就是可以和別的東西交換的價值。貨物就有這種價值。水，空氣，日光，無論甚麼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并不限定要由交換而求，所以不能叫做交換價值。又不能成為貨物。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不限定有交換價值，但是有交換價值的東西，一定有使用價值。因為沒有人對於無用的東西給價錢的。我們從這裏看，可以知道這裏一定有種東西。這種東西，單是有交換價值

的東西才有的，只有使用價值的東西，是沒有的。這種東西是甚麼？就是勞力。單是使
用價值，不能有價格，若把使用價值裏面，加點勞力，就生出交換價值。我們通常比較貨物，
而說他的價格（拿着貨幣交換的價值，叫做價格）高低，實在不過比較他的勞力的多寡。
假設一打帽子和A斤牛肉的價格相等的时候，換一句話說，就是可以拿 $1 \text{ 打帽子} \parallel$
 $\Delta \text{ 斤牛肉}$ 的一個方程式來表示的時候，這個方程式究竟表示甚麼？就是表示在二種
不同的物件——一打帽子和A斤牛肉，——之中，有一種一樣大的共通物。這個二種東
西的共通物，就他自己說，既不是帽子，又不是牛肉，乃是勞力。馬克斯把這個關係，拿着幾
何學上的例，說明道，『我們要決定一切直線形的面積，須把這些面積做三角形約解。於
是我們又把這個三角形他自己，約做和眼所見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就是約做他的高和底
積的二分之一。種種貨物的交換價值，也是同樣可以約做大小多寡被他所代表的一個
共通物。』而這個共通物，不外是勞力。換一句話說，就不外是勞動的分量。一打帽子
和A斤牛肉的價格相等，就不外是一打帽子內，所含的勞動分量，和A斤牛肉內所含的勞

動分量相等。但是勞動的分量，拿甚麼來測呢？這就是拿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測。勞動時間，又以一定的時的單位，就是以鐘點，日為標準而測定。這就是價格的標準，乃是加於價格的勞動時間。但是勞動者裏面，有勤的和懶的，有熟練的和不太熟練的。在這個地方，要起一種疑問。就是因為勞動者越勤，越不熟練，他的勞動時間就要越長，而貨物的價格，是貴不是的一疑問。馬克斯對於這個疑問答道：『但是形成價值的本質的勞動，是平等的人類勞動。是一樣的人類勞動力的消費。當做貨物界的各價值而表顯的社會的總勞力，是從無數的個人的勞力而成的，這個勞力，是當做一樣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而行。於是只要具備這些個人的勞動力的性質，和當做平均勞動，照着社會的來行，並且設若只以生產一種貨物，平均必需的，或者社會的必需的勞動時間為必要，那麼，無論那一個，都是一樣的人類的勞力。這個社會的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是拿着在一定的時代，以社會的為標準的各生產條件，和拿着這個時代的勞動的社會的平均熟練程度，及其社會的平均強度而產出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

這就是說形成價值的本質的勞動，並不是個別的勞動，乃是社會的勞動。他的時間，也是社會的平均勞動時間。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先看看大概的生產總額，然後在標準的生產條件之下，（就是借具有普通體力的人類，和那個時代所行的機械技術。）產出市場需要的生產額，所需的勞動時間。再說一句，就是社會的必需的勞動時間。照這個樣子，在一樣長的勞動時間內裏，所生產的貨物，他的價格都是一樣的。馬克斯道：『一個貨物對於他種貨物有的關係，就和前者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對於後者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有的關係是一樣的。』

由上面所述的，可知貨物的價值，是依他的生產所費社會的必要的勞動分量而決定的。而這個原則，又不是只適用於為人類勞動的生產物的一般貨物，並且適用於為這些貨物的源泉的勞動力。這是甚麼理由呢？因為勞動力，也不過是為資本家所買，為勞動者所賣的一種貨物。但是把勞動力看做一個貨物，又由甚麼決定這個勞動力貨物價格呢？這個就是由勞動力因為生產所費的社會的必需的勞動量而決定。而勞動力因為生產

所需的勞動量，到底不外是要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但是勞動者的生活，是由生活資料的消費而產出的。所以一天的勞力的價值，結局就和維持勞動者一天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一樣的。於是資本家就由勞動者買這個勞力，而給生活資料的價值與勞動者，當做他的代價。這個價值表現到貨幣上的，就是工錢。但是勞動力既為資本所買，那麼，怎樣的使用他，就是資本家的自由了。勞動力既然被資本家拿着交換價值——工錢——所買，他就對於資本家，當做使用價值被使用。但是這個時候，使用價值，常常比交換價值要大些。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當做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體的勞動量，比勞動力的生產所費的勞動量，常常要大些。勞動力的價格，換一句話說，就是交換價值（工錢）是由小的勞動量而決定的；而他的使用價值，就是變成大的勞動量而表現。這個大小勞動量的差額，就是資本家所得的紅利的基礎體，那麼就是所謂的剩餘價值。產業利值，利息，地租這些東西，都不過是這個剩餘價值的種種表現體。

以上是馬克斯剩餘價值說的大概。若再說明一次，就是勞動力也是一個貨物。一切

的貨物，是人類勞動所產的，勞動力也同樣是人類勞動所產的。別的一切貨物的價值，是由生產他所需的社會的勞動的分量而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是同樣由他的生產所需的社會的勞動量而定。但是勞動力這種東西，和勞動者的生存，很不能區別的，所以勞動力的生產所需的勞動量，一定是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一定就是勞動者的生計費。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工錢，——是由勞動者的生計費而決定的。所以資本來就給勞動者以生活費——工錢，——而受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比勞動的交換價值，（一天的工錢）要多得很多。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勞動者一天勞動所產出的價值，（勞動的使用價值）比造出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一日的生計費，（勞動的交換價值，就是工錢）要多得很多。譬如勞動者一天的生計費，和一天六點鐘的勞動的使用價值相等，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天若勞動六點鐘，就可以十分得他的生計費。但是雇主要他們勞動十二點鐘。從十二點鐘內裏，減掉六點鐘，其餘的六點鐘，是勞動者

對於自己無益的工作。詳說起來，就是一天設若平均勞動六點鐘，就可以生產和他所受的工錢相當的價值，但是他要勞動十二點，這就是他所產出的總價值的一半，都被雇主所壟斷。這個被壟斷的一半，就是剩餘價值。譬如以 a, b, c 一根直線，表示十二點鐘的勞動，以 b 爲二等分這根直線的一點。這個 a b 線，就是表示勞動者的生計，所必需的六點鐘的勞動，而 b c 線，就是表示當做剩餘價值，而利益資本家的六點鐘的勞動。資本家總打算把 b c 線延長起來，以增加剩餘價值，而勞動者總打算把 b c 線縮短起來，減少無報酬的鐘點。所以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鬭爭，常常不絕。現在的勞動者，同聲要求資本家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工錢，都不外是想減少這個剩餘價值。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無論怎麼樣叫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工錢，總不能達某種程度以上。資本制度設若存在，就不要希望剩餘價值的廢止。這就是馬克斯和他一派的人所說的。就是說現在的資本關係，設若不改變他的形質，剩餘價值，是決不能廢滅的。而現在的資本關係，是歷史的成立的，且有自動的保存自己的能力，常常再生他的勢力。這個資本勢力的再生，設若止

了，剩餘價值也就要沒有的，但是設若不推倒這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恐怕再生不能廢止一定要繼續的。這就是馬克斯和他一派的人所說的。

第五節 資本的再生

資本的勢力，怎樣繼續他的再生呢？這個問題，一定要隨着來的。在說明這個以前，先要把資本是甚麼一問題，說明一下。

資本是甚麼？馬克斯對於這個問題答道：『黑人就是黑人，決不是一生出來就是奴隸的。不過是從社會上的某種關係，而得奴隸的名。與這個同一理由，紡織機器，不過是紡棉的機器，機械他自己，決不是資本，不過某種關係生到機器上來的時候才變成資本的。所以資本是生產貨物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社會的關係。生產機關，為直接生產者（勞動者）所有的時候，不能說他是資本。不過等到這個機關，為剝奪勞動者的利益，及支配他的身體的作用的時候，才叫做資本。而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根源，是濫觴於某種少數人類，從多數人類掠奪各人共有的土地一事。』這就是馬克斯的學說，以為貨物，貨幣等，他

的本來性質，決不是資本。要經濟的基礎，互不相同的階級存在，並且把他置入這兩個階級的關係裏面，才能成爲資本。譬如貨幣這種東西，他自己並不是資本，等到有貨幣的人和沒有他的勞動者，相會於市場上，而買他的勞動力的時候，貨幣才化爲資本。

馬克斯說明現在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的貨物交換，和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的貨物交換的狀態差異，說了下述的一段。在現在的社會裏面，資本家拿着錢（ 錢 ）買勞動（ 勞 ）而賣由勞動所生產的貨物，以獲利益，就是拿着（ $\text{錢}+$ ）的價賣。若用公式表示，就是：

錢—勞—錢+

式子內面的（+）就是剩餘價值。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剩餘價值是要消滅的，一切的貨物，都是屬於生產者，相互的交換，是以勞動的票據而行的，所以他的公式就是：

貨物——錢（勞動票據）——貨物

錢（勞動票據）不過是價格同等的兩個貨物之間的媒介，決不能生出剩餘價值。在這

一個地方，遂變成一個勞動，和別的同等的勞動相交換，而得勞動的結果（貨物）的手段，非一樣的勞動不行了。但是現在的經濟組織，拿這個公式是不行的。前面所舉的公式—— $C = C + \Delta C$ ——，就是現在的貨物交換的狀態。（+）便是剩餘價值，以利息，地租，紅利等的名義，都被收到資本家的囊中去了，資本家的富，就照這樣漸漸增加。資本家把增加所得的富，再拿來行生產；照這樣接續下去，一切的富，都要化為資本。

富的集積，和被集積的富當做資本而用於生產的兩件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成立的動因。而所有資本，且把他集積起來的階級，和完全沒有資本，只能由賣勞動而維持生活的無產階級之對峙，乃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成立的條件。生產上的技術進步，其中尤以精巧機器的發明，乃是幫助他的成立，促進他的發達的一原因。總而言之，依資本集積這個法則，資本主義會再生。設若勞動供給，對於資本家很不足的時候，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勞動階級設若衰滅了，那麼，工錢就會昂貴，剩餘價值也不生出，資本家也不投資於不能得紅利的生產，資本這種東西，就可以沒有，因之資本主義，也可消滅。而實際決不是這

樣。勞動階級的人口，一天一天的增加，勞動的供給，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所以勞動契約上的勞動者的地位，更爲不利。這就是勞動的價值低下，勞動者所受的工錢減少。資本家遂任意延長^b。線，增加剩餘價值，富也集中於資本家的手中，資本更爲集積。而資本主義，由資本集積，遂不絕的再生。

馬克斯再說明道：若把資本當做價值看的時候，可以分做不變的價值和可變的價值兩種。不變的價值，就是生產手段。建築物及機器等屬之。可變的價值，就是勞動。換言之，工場及其設備，和資本家因生產而投的資本，是不變的資本；資本家給與勞動者的資本——工錢，——是可變的資本。但是資本若越集積，不變的資本對於全體的比例，比可變的資本的比例，就要越多。這是甚麼理由呢？因爲生產手段，隨着資本集積一起發達的。這就是資本集積，促進機器的發明，動力的使用，和別的一切的生產技術的進步。照這樣生產手段越發達，勞動也就隨着越被儉約。於是不變的資本的比例就增加，可變的資本就減少，可變的資本就是工錢。全資本內裏，當做工錢而支付的部分若減少，勞動者的就

職的路，就要減少。於是勞動者就漸漸過剩起來，而勞動者各個人的工錢，也不得不低下。工錢低下，就是剩餘價值增大。剩餘價值增大，就不外是堅固資本主義的根底。考茨基（Kautsky）在馬克斯資本論解說裏面說道：『資本家很少消費剩餘價值的全部的。他們常常把剩餘價值或他的一部再轉化為資本。把剩餘價值當做資本用，換一話說，就是剩餘價值轉換為資本，乃是資本的蓄積。』

第六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

以上所述的，大概把馬克斯的學說的大概已說盡了。他是在一八一八年受猶太人的血，生於德國的上流家中。幼時求學於彭波大學，及伯林大學。先傾心於哲學，崇拜黑智兒一派，後赴巴黎，研究政治經濟，有空工夫時，且投稿於新聞雜誌，攻擊當時的伯林政府。後被那想買伯林政府歡心的法國首相幾佐所逐，遷往卜拉塞耳（Brussels）專研究經濟學，見識遂漸漸高起來了。一八四八年，和他的朋友恩格爾，在倫敦起草共產黨的檄文共產黨宣言，而公於世。這個共產黨宣言，前面已說過了。此後馬克斯接着住在倫敦，常常

爲社會黨活動。一八六四年，創出了萬國勞動者的同盟。有名的資本論的第一卷，是一八六七年出版的；第二、第三，在他死後才出世。他是一八八一年死的。

一八六四年，在倫敦開了第一次會議的馬克斯的萬國勞動者同盟，此後每年在傑乃華（Geneva）、伯爾（Bale）、勞山（Lausanne）、海牙（Hague）各地，開一次總會，召集各勞動者的代表，報告各地勞動者進步的狀況，及同盟罷工，勞動時間的減少，和其他一切的勞動者的利害，且討論達這個同盟的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盡力把勢力擴張做國際的。一八七二年，在海牙開總會的時候，奉俄國巴苦寧的無政府主義的人，脫離這個同盟，另外組織了一黨。到了一八七五年，馬克斯組織的同盟，形式上已解散了，但是他的實際勢力，更膨漲到世界各國去了。

一方面在德國，挪撒爾所組織的德國勞動黨，也很活動。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斯一方面，是國際的，不承認有國境，而拉撒爾的主義，是國家的，總想拿着國家的力，建設一種共產的新社會。馬克斯是世界的馬克斯，挪撒爾是德國的挪撒爾；單就以德國一國爲單位的社

會主義運動看，挪撒爾的功，是超過馬克斯。馬克斯的偉大，是在他的學說，而挪撒爾的偉大，則在實行，使德國社會主義的運動，有今天這樣的勢力的，實在是挪撒爾。德國的社會黨，是以一八六三年，以挪撒爾爲主盟的德國勞動黨爲嚆矢。挪撒爾死後，德國勞動黨員，推馬克斯爲會長，但是他固辭不受，承認在外面幫助他們。一八六四年，勞動黨的首領斯哇且爾（Schweizer）發刊社會民主黨一報的時候，馬克斯、恩格爾、里卜奈希（Liebnecht）等，都署了名。挪撒爾派和馬克斯派，在國際的和國家的見解上，雖然主張不同，但是還有提攜的餘地。但是利了一八六六年，斯哇且爾在那個報上，發表了俾斯麥論，稱讚他的政策的時，馬克斯一派的人，都奮然出社，於是馬克斯派和挪撒爾派，遂開始單獨行動。此後一直到一八七五年，兩黨互相競爭，但馬克斯派的勢力，漸漸強盛，遂成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大組織。後來俾斯麥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壓迫，更加猛烈，兩派的人，知道自己內亂不好，遂在一八七五年可他 Cotta 會議的時候，合同起來了。此後政府的壓迫越嚴，他們的勢力就越加，又因爲得里卜奈希及伯伯耳（Bebel）的指導力，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名，遂普及世

界。

第七節 俾斯麥的社會政策

要講德國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可忘記俾斯麥的社會政策。俾斯麥非常壓迫社會主義。當一八七八年，社會主義者之中的過激的一部分，兩回想謀害皇帝威廉的時候，國民遂把社會主義者看做國賊，社會的各方面，都大舉排斥社會主義的聲，於是俾斯麥乘這個好機會，提出社會黨鎮壓令於議會，得其協贊，遂舉全力以撲滅社會主義者。俾斯麥對於社會黨的壓迫，照這樣看來，也是很嚴，但是這種壓迫，不過增加社會主義者的勢力，而於政府，毫沒有一點利益。俾斯麥也不以社會黨的運動，單拿着壓迫，就可完事的。他當提出鎮壓令於議會時，曾經說社會黨之所以有現在這樣的勢力的，是為多數人民的不平所擁護，所以要勝社會黨，須先除掉這個不平，使國民知社稷之重。到了一八八一年，遂提出災害保險法案於議會。這個法案的目的，是在設立大規模的保險公司，救濟勞動者於作工時所受的意外災害，及救恤勞動者死後的遺族。政府對於設立這個保險公司，補助一點

資本，其辦事人，大概是用政府的官，或雇主及勞動者的代表，這就是俾斯麥的法案。他以為這種保險事業，設若任私人去辦，政府不加干涉，那就恐怕為救護勞動者而設的方法，也要歸資本家所專斷，使他的目的不能達，所以不可不借國家的力。這個不待說就是和社會黨接近。社會黨員也熱心贊成這個法案，社會民主黨，遂暫且和俾斯麥提攜起來了。但是社會黨和俾斯麥的意見，既然是根本不同，所以這個提攜，不待說是不過一時的。社會黨員，只贊成俾斯麥的災害保險的議案，而不和他的主張共鳴。

第八節 講壇社會主義

和俾斯麥的主義共通的，是講壇社會主義 (Socialism of the Chair)。若把社會主義這個名稱，就通俗的意義來解釋，那就恐怕講壇社會主義，不能叫做社會主義；但是從嚴格的學問上的意義來說，也不失為一種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的特色，是他靠着國家政府的力，以解決社會問題。俾斯麥所制定的勞動者保險法，關稅改正法案，及煙草專賣法等，都是由政府的干涉，以緩和社會問題，所以不外是實現講壇社會主義的主張。講壇社

會主義者道：「人既然當做國家社會的一分子，而經營共同生活，就有各人互相扶助，以成單獨孤立不能爲的事業的義務。」他們以爲文明國的政府，關於衛生條件，政府對於建築物的監督，制限勞動時間的法律，禁止星期日勞動，制限女工童工的勞動，禁酒的法律，鐵路的公有和公辦；以及政府掌理郵政等事，都是政府自己，首先爲社會主義的設施，所以他們主張若是政府把這些設施，漸漸擴張起來，就可以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很置重國家的力，說政府干涉私人事業的利益，非難英國正統派的經濟學家等所執的放任產業於個人的自由競爭的自由主義，說這一派學者，不知道國家的高尙職分，不看見人類經濟生活的道德方面，對於下層人民的利益，沒有一點同情。他們以經濟學爲最高的倫理學，以道德上的人格看國家。他們以爲國家是由菩薩給與人類的特性而起的，是神聖的東西，人民一定要遵奉。國家并不是和法國的自由論者所唱的一樣，是創於民約之上的，乃是依着至聖至高的神意而創立的。所以國家的權力，也是從至聖至高的神意發出來的。國家對於人民，就和教會對於教徒一樣的；要國家和教會，互相扶助，才能造出完全社會的。

人民的進步，一定要在教會的底下，同時又要在國家的組織底下。這就是講壇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意見。

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泰斗亞托爾夫，華格納 Adolf Wagner 自稱發見了一原則，說這個原則是，『政府應該執的事務，一年一年的增加。』國家應該執的事務，與文明進步一起增加，文明的進步，又隨着國家應該執的事務的增加一起進步。舉個例來說，把一八四一年英國政府的經費，比較一六八五年的，要多到四十倍，而這個時期內的英國人口的增加，不過三倍。像這樣人口一增加，國費也隨着增加，就是證明國家應該執的事務的增加。所以在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面，人民都要為政府的雇用人，在政府的監督之下，從事種種的職務，和現在的國有鐵路的職員一樣。這就是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意見。

講壇社會主義這一個名字，並不是主張這個主義的人，自己取的，乃是反對黨的一個新聞記者，冷評他們，加的名字，此後就拿這個名字，叫他們的主義。這一派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的教員，就和他的名字所表示的一樣；這一派的代表者，就是華格納，休莫乃爾，(Gustav

Schmoller) 普能德諾 (Breitano) 伯爾斯 (Adolf Berth) 等。這一派的主張，可以在英國的經濟學者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思想裏面，找出他的系統。

有人說講壇社會主義，是普通的國家社會主義。但是講壇社會主義所謂的國家，既然是官僚的，軍國的，階級的國家，那麼，他所主張的，就不過是把由資本而行的勞動的絞取，移做由國家而行，勞動者依然不能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這個可以把他叫做國家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不能調和的。所以講壇社會主義，雖然說是國家社會主義，而與以產業的民主化的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 為基礎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相結的國家社會主義，(譬如後面說的修正派社會主義) 是大不相同的。這件事我們不可不知道。講壇社會主義，就他贊成俾斯麥的政策一點看，可以叫做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 (Bismarkian state socialism)，立於民主的國家上面的國家社會主義——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乃一般承認做社會主義的本流的東西。

國民生計政策全書

本書係維也納教授
菲里波維所著。馬
君武先生序云：「
世界除德文外，無
此種極完備有系統
之國民生計政策書
；而國民生計政策
，爲世界文明諸國
百年來行政及立法
界最盡力之事。吾
國數千年來沿用以
國家爲私產之制度
，不知國民生計政
策爲何物。」馬先
生費時四年餘譯完
國民生計政策全書
，介紹於吾國民衆
，實近年出版界中
極有價值之鉅作。

農 業 政 策	工 業 政 策	國 外 商 業 政 策	國 內 商 業 政 策	交 通 政 策	收 入 及 郵 貧 政 策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角	一元	四角	四角	五角	八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資本問題

吳應圖編 一冊 二角五分

本書關於資本之意義、種類、構成、效用，以及發生與消滅等，不原原本本詳細說明；末論資本聚集之必然傾向，及馬克思資本複一論，尤為詳盡。

期到書借

利息問題

吳應圖編 一冊 三角

本書解釋利息各問題，計分利息之意義、由來、及利息之高低，各國金融市場利率之變化，金融季節與利率，利息之限制、漸減，利息計算法等，悉舉靡遺；繁奧處都詳為剖解，極便領會。所列算法、公式、表格等，半為普通算術書所無，尤便於演算時之檢查對照。

中華書局發行

社會問題

▲社會學要旨

一冊 四角

本書係常乃惠先生編著。用通俗的體裁敘述，各種譯名亦皆取上之於各書。極普通者。共分四章，並附譯名表及中西文書名。為初步研究社會學之

▲社會主義初步

一冊 三角

是書為英國克卡樸原著，克著有「社會主義研究」及「社會主義」等書。後者已經李季為國文行世。本書係提錄上書之精華而成。寥寥四五萬詞，社會主義的內容，起源，派別，運動略史，與乎思想之跡，已敘述靡遺。

▲社會問題總見

三冊 一元

勞動問題，婦人會問題的主體，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方法。是書包括四述，普遍完全。使研者，閱之感生滿意。

▲社會問題壇

二冊 八角

是書為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出版以來備受彼國人士歡迎。全書分十約二十萬言，為敘述近「社會問題」唯一精詳之佳構。

中 華 書 局 發 行